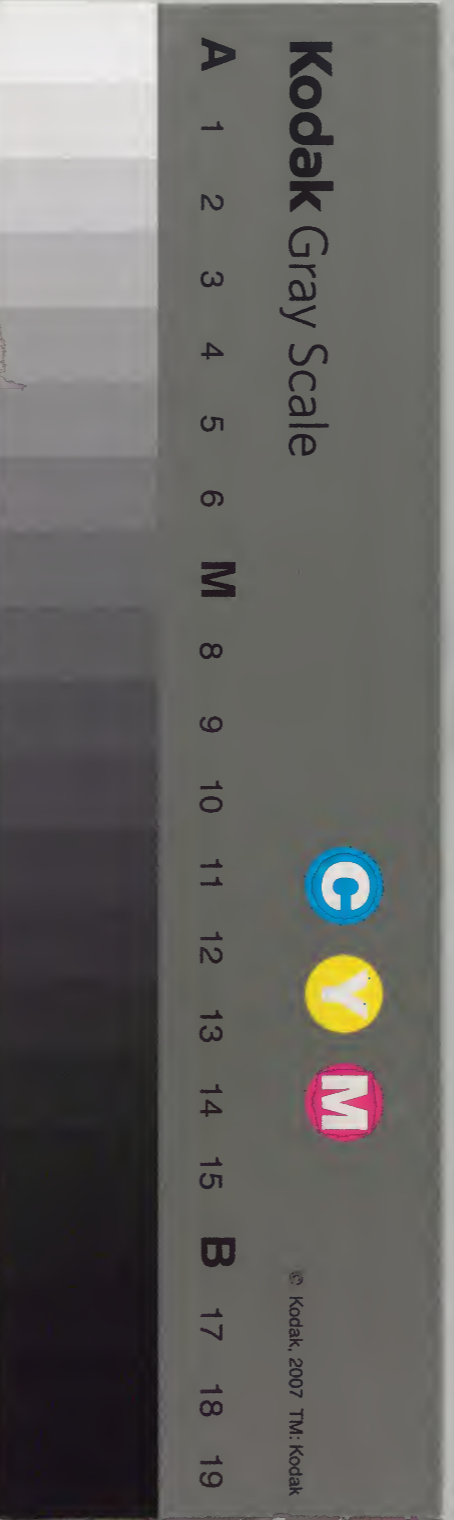


宋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孟子四

123
J1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9087
冊數 80 (· 80)
函號 276 31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二上

告子章句下 十六章

趙氏注

孫奭疏

論 正義曰此卷趙氏分為下卷者也此卷十有六章其一章言臨事量宜權其輕重以禮為先
食色為後若有偏殊從其大者二章言天下大道人病不由不患不能是以曹交請學孟子
辭焉三章言生之祿下一體而分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以為愆也四章言上
下九章言善為國者必藏於民賊民以往其餘何觀十章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
章言仕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為上禮親次之困而免死斯為下矣十五章言聖賢困窮天堅其
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意十六章言學而見賤恥之大者教誨之方或
折或引凡此十六章合上卷二十章是告子之篇有三十六章矣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

任國之人問孟子弟子屋廬連問二者何者為重

曰禮重 答曰禮重 色與禮

孰重曰禮重

重如上也

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

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任人難屋廬子云若是則必待禮乎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

孟子孟子曰於荅是也何有

於音烏歎辭也何有為不可荅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

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

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孟子言夫物當

揣量其本以齊等其末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也不節其數累積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銳嶺者寧可謂寸木高於山邪金重於羽謂多少同而金重耳一帶鈞之金豈重一車羽邪如取食色之重者比禮之輕者何翅食色重哉翅辭也若言何其不重也 往應之曰紕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紕則不



得食則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撻其處子則得妻不撻則不得妻則將撻之

乎教屋廬子往應任人如是紵戾也撻率也處子處女也則是禮重食色輕者也

疏任人至撻之乎。正義曰此章言臨事量宜稱其輕重以禮為先食色為後者也任人有問屋

廬子曰禮與食孰重任人任國之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二者何者為重曰禮重屋

廬子答之以為禮重屋廬子孟子弟子也任人又問色與禮二者孰重曰禮重屋廬子又答之以

為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至必親迎乎任人又問之曰人若待有禮然後食則飢餓而死不待

禮而食者則得其食而不見飢餓必待以禮然後食乎任人意以為不待禮而食也行親迎婚之

禮則不得其妻不待親迎之禮則得其妻必待親迎之禮任人意又以為不待親迎也所謂禮食

者案禮云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凡此之謂所謂

親迎者又案禮云夏氏迎於庭商人迎於室周人迎於戶凡此是也今任人不知此為重故以食

色並而問之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鄉以告孟子屋廬子未有言以答應故不能對任人之問乃

明日之鄉國以任人此言告於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至則將撻之乎孟子見廬子不能答

此言乃而嘆之曰答此之言何有難乎何為不可答也言凡物有常如不揣量其本但齊等其末

則雖方寸之木可令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銳峯也此乃齊等其末而不量其本之謂也言雖可謂

之一帶鈞之金與一車羽毛之謂哉是亦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之謂也以其揣之以本則方寸之

木不能過於岑樓一帶鈞之金不能重於一車之羽也如不揣其本則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

比喻之何啻食為重也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比並之則何啻為色重也如此是猶積累方寸

之木可使高於岑樓積疊一車之羽毛可使重於一鈞金也是則任人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且

為不以禮食則飢而死則人誰不以食為重也則任人不親迎則得妻則人誰不以色為重也故孟子所

以於此又教之屋廬子使往應於任人曰紵戾其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其食不紵戾之則不得

其食則將可以紵戾兄之臂乎踰越東家之牆而牽其處女則得為之妻不牽之則不得為之妻

則將可以牽處女乎言不可如是也故以平言之所謂東家則託此言之矣如謂鄰家也然而鄰

亦有西南北何不言之蓋言東則西南北不言而在矣。注任國。正義曰釋云山小而高者曰岑是

楚之間後亦有案文在孟子居鄉之段。注岑樓山之銳嶺。正義曰釋云山小而高者曰岑是

知岑樓即知為銳嶺之峯也曰樓者蓋重屋曰樓亦取其重高之意也。注云處女。正義曰未

嫁者。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曹交曹君之弟交名也答曰然者

而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皆長而聖今交

亦長獨但食粟而已當如何。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雞則為

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任是亦為鳥獲而已

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孟子曰何有於是言乎仁義之道亦當為之乃為賢耳

鈞百鈞三千斤也則謂之有力之人鳥獲古之有力人也能移舉千鈞人

弟疾行先長者之不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長者老者也

不能徐行者。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

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孝悌而已人所能也堯

願留而受業於門。交欲學於孟子願因鄒。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

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孟子言堯舜之道較然若大路豈有難知人苦不肯求耳

曹交至餘師。正義曰此章言天下大道人病不求不患不能是以曹交請學孟子辭之者曹

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曹交曹君之弟也姓曹名交然曹交問孟子曰凡人皆可以為堯

舜二帝有諸否乎孟子曰然孟子答之以為誠如是也交聞文王十尺至如何則可者曹交又言

為堯舜曰奚有於是至是桀而已矣孟子答之曰何有於此言謂乎言非論身長短之謂也所

為徐行之矣夫堯舜二帝之道而已子若身服堯之法服以衣服不越禮口誦堯之法言以其言有法度所行則行堯所行堯所行之迹以其行不淫虐如此是亦為堯之徒矣若子於今身乃服樂非常之服口誦詭儒之言所行乃行桀淫虐之行如此是亦為桀而己矣交得見於鄰君至於門曹交聞孟子言至此乃曰交得見鄰君可以因而假館舍願留止而受業於夫子之門而學於孟子也曰夫道若大路至餘師孟子乃答之曰夫道若大路較然易行也豈為難知者哉言不難知也但人病不求之耳子歸曹而自能求之而行其道亦不少師也何必願受業於我孟子所以答之此者蓋為曹交欲挾鄰君而問是挾貴而問者也是以辭之而已抑亦不屑教誨之謂也○注鈞三千斤○正義曰已前篇說之矣○注烏獲有力人也正義曰案皇甫士安帝王世說云秦武王好多力之士烏獲之徒並皆歸焉秦王於洛陽舉周鼎烏獲兩目血出六國時人也孟子假是而開闢曹交之蔽而已矣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

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人曰固哉

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

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

矣夫高叟之為詩也固陋也高子年長孟子曰固哉高父之為詩也疏越人故談笑戚親也親言固陋傷高叟不達詩人之意也曰凱風何以不怨詩凱風凱風之篇也公孫丑曰曰凱

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

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

慕孟子曰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也知親之過小也小弁曰行有死人尚或墮也而曾不

故曰不孝磯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是亦不孝也孔子以舜年五疏公孫丑至而

十而慕其親不怨稱曰孝之至矣孝之不可以已也知高叟譏小弁為不得矣疏公孫丑曰

此章言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以為

是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孟子又問孫丑以謂高子何以言為小人之詩曰怨孫丑又答之曰為其有怨也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又至為詩也固陋矣高子稱曰叟蓋與長老之稱也孟子曰固哉高叟之謂此詩為小人之詩也今且託以有人於此是為越南蠻人被人彎弓而射之則已見之則但談笑而道之也此無他與越人疏也其兄如被人彎弓而射之則已見之必垂涕泣號泣而道之此無他與兄為親也小弁之詩其辭有怨是親親之故也親親仁道也曰凱風何以不怨公孫丑再問孟子然則凱風亦孝子之詩也何以獨不怨凱風耶風之詩也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至五十而慕者孟子又答之曰凱風之詩是親之過小者也以詩觀之有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是為親之過小者也小弁之詩是親之過大者也以詩觀之有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是則怨以責己為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慕之是益疏其親也親之過小者宜曰之親非特放之又將以殺之是以小弁為太子之傳作焉而著父之過為大者也親之過不安其室而欲去嫁是以凱風美孝子以著母之過為小者也故曰益疏其親而不怨慕之者是

不孝者也謂父母不可激之者是亦不為者也云磯者蓋磯激也若微切以感激之以幾諫者也

可磯亦不孝也又引孔子有云舜其為至孝者耳以其但亦五十之年尚能慕親矣孟子又引以

此蓋謂至孝則當怨慕之也然則小弁之怨安得謂為小人之乎宜高子所以見諸於吾孟子矣○

注伯奇仁人而父虐之至何辜于天○正義曰按史記云幽王嬖愛褒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

太子後立為平王者是宜曰者以此推之則伯奇宜曰也故小弁之詩注云幽王娶申女生太

子宜曰又娶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為后而放宜曰將殺之故也○凱風至小弁曰行有死人尚或

墮之○正義曰凱風美孝子之詩也云莫慰母心者注云慰安也言有子七人無以安母之心也

云行有死人尚或墮之者注云墮路塚也箋云相視投之行道也視彼人將小兒尚有先驅走之

者道中有死人尚有覆墮之成其墮者言其心所不忍也 宋愷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宋愷宋人名愷學士

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經自謂往說二王必有所遇得從其志也曰軻也請無問其

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孟子敬宋輕自稱其名曰軻不敢詳問其指說如何說之曰我將言其不利也輕曰我

王言與兵王言與兵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

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

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

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曰先生志誠大矣所稱名號不

之而悅利則舉國尚利以相接待而忘仁義則其國從而亡矣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以罷

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

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

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以仁義之道不忍與兵三軍之士悅

何必曰利宋輕至何必曰利○正義曰此章言上之所欲下以為俗皆化於善久而致平俗化

為名也於惡久而致傾者也宋輕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化於善久而致平俗化

宋名也孟子尊老之曰先生宋輕將欲往楚國孟子相達於石丘之地石丘則宋國地也孟子乃問

之曰先生將何往曰吾聞秦楚構兵至我將有遇焉宋輕答孟子曰我聞秦楚二國交兵我將見楚

王說而罷之如楚王不悅我將又見秦王說而罷之秦楚二王我將有所得從其志也曰軻也

至將何如孟子敬宋輕故自稱名曰軻也請無敢問其詳悉願聞其指說之將如何說之曰我將

言其不利也輕答之曰我將說之以言其與兵之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至何必曰利孟子又

答之曰先生之志則誠為大矣先生之名號則不可用也先生今以利說秦楚二王秦楚二王悅於

利是必罷三軍之眾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三軍之眾乃三萬七千五百人也如此是三軍之士卒樂

罷兵而悅利也為人臣者苟懷抱其利以奉君為人子者又懷抱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又懷抱利

以奉其兄是則君臣父子兄弟皆亡去仁義之道特懷利以相接待君臣父子兄弟皆以利相接

待然而不身亡者未之有也言必亡其身矣先生將以仁義之道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

而罷去三軍之眾也如此是三軍之士卒樂罷兵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抱仁義之道以奉

其君為人子者懷抱仁義之道以奉其父為人弟者懷抱仁義之道以奉其兄是則君臣父子兄弟

乃去其利而抱仁義相接也既懷抱仁義而相接則父子君臣兄弟皆如此則不

為王者未之有也言如此則可以為王矣何必曰利以說之乎蓋為利則其害至於亡身為仁義則

其利至於王故曰何必曰利也此孟子所以持仁義之道教宋輕事其秦楚譏其欲以利說秦楚也

○注宋輕宋人名輕○正義曰案荀卿非十二子云不知天下建國家之權稱曾不足以容辨異

懸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宋鉞也楊倞云宋鉞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時孟子作宋輕輕與鉞同口莖反是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

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薛之

國也季任任君季弟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致幣帛之禮以交孟他日由鄒

子受之而不報平陸齊下邑也儲子齊相也亦致禮以交於孟子孟子而不答之也

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問曰夫子之任

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連屋廬子名也見孟子答此二人有異故喜曰連

季子不見儲子者以季子當君國今日乃得一見夫子與之間隙也俱答二人獨見

子民之處儲子為相故輕之邪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

于享為其不成享也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禮儲子本禮不

足故我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屋廬子已曉

不見也其意聞義服故悅也人問之曰何為若是屋廬子曰季子守國不得越境至鄒不身造孟

子可也儲子為相得循行國中但遙交禮為其不尊賢故禮答而不見之也陸○正義曰此

子往齊國乃不見儲子是其儲子為齊相故欲輕之歟曰非也至為其不成事也孟子答之曰非為其為相故不見而輕之耳以其尚書洛誥篇有云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如儀不及享獻之物是曰不享以其無儀法雖有物以享之但亦如不享耳惟在上者不役使下之志於享也是以我不見儲子者為其儀不及物不成享也我所以受之幣而不見答也屋廬子悅至得之日陸屋廬子已曉故開孟子言而喜悅或人見屋廬子故問之曰此洛誥云是何之謂屋廬子答之日季子以其守國故不得越境親至鄰國見孟子故但以幣交孟子所以往而見答也儲子為齊相得循行國中可以親至平陸見孟子然以不親見之但亦以幣交之是其不尊賢者是所謂儀不及物為不成享也孟子所以之齊故不見而答之也○注任薛之同姓正義曰案魯隱公十一年左傳云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杜預云薛任姓也齒列也是知薛與任為同姓也○注尚書洛誥篇云○正義曰此篇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此洛誥之篇也孔安國云既成洛邑將欲成王告以居洛之義也云享多儀至惟不役志于享者案安國傳云奉上謂之享言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於禮物惟曰不奉上人君惟不
自為也夫子在二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

辨士名者有道德之名實者治國惠民之功實也齊大國有三卿謂孟子嘗處此三卿之中矣未聞名實下濟於民上匡其君而速去之仁者之道固當然邪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
伊尹為湯見責於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貢之如何一也者何也
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孟子言君子進退行止未為其速去故引三子以喻意也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魯曰魯繆公時公儀休為執政之卿子柳謂柳也子思孔子之孫也二人為師傳之臣不能救魯之見削奪亡其土地者多若是賢者無所益於國家者何用賢為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

可得歟
孟子云百里奚所去國亡所在國霸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

駒處於高門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
王豹善謳者淇水名衛詩竹竿之篇泉源在左淇水在右頌人之篇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縣駒善歌者高唐齊西邑縣駒處之故曰齊右善歌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齊大夫死於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為之崩國俗化之則効其哭竟曰如是歌哭者尚能變俗有中則見外為之而無功者髡不聞也有功乃為賢者不見其功故謂之無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

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
孟子言孔子為司寇為賢臣不用不能其道也從魯君而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燔肉不至髡者為燔詩云燔炙芬芬反歸其舍未及稅冕而行出適他國不知者以為不得燔肉而慍也知者以為為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之禮不備有微罪乎乃聖人之妙旨不欲為誠欲急去也衆人固不識君子

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淳于至不識也○正義曰此章言見微而行不俟終日孔

後名實者自為也言名生于實者也有功利之實斯有功利之名進而治國濟民則名利在所先而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人固肯如是乎髡之意以為仁人必不如此也故以此譏之蓋名實未加於上下以其上無以輔佐君而治國下無以惠澤而濟於民也孟子曰至其趨也首孟湯五就桀者伊尹也所謂何事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是矣不恥惡汗君不辭小官者謂柳下惠也所謂爾為爾我為我爾焉能澆我哉既窮而不憚遺佚而不怨是矣此三子者雖進退之道不同然其履則一而已一者何也髡又問孟子所謂其趨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問孟子又答曰其一者是一於仁也言三子進退行止皆一於仁也伯夷之仁則見於必

退以為清伊尹之仁則見於必進而為任下惠之仁則見於不必進亦不必退而為和如此則君
子進退行止亦履仁而已何用同其進退行止然後為仁也孟子所以引此三子而喻者蓋謂之
去齊是亦伯夷之清者也是亦有仁而已故以是答淳于髡曰魯繆公之時公儀休為師傳之臣而魯國為敵國所侵削
於國也髡又曰魯繆公之時公儀休為師傳之臣而魯國為敵國所侵削
益甚如此是賢者不能拯救之是賢者無所益於國家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至何可得數者
孟子又答之曰虞君不能信用百里奚而亡其國秦繆公任用之而得為霸是則不能賢則國
亡矣何特止於見削歟故曰削何可得數蓋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而穆公釋其囚
授之以國政號曰五羖大夫是其事也又說於萬章首卷之末詳矣曰昔者王豹處於淇上至識
之者髡又曰往日衛之善謳詠者王豹居於淇水而西河之人又善歌齊之善謳詠者繆公居於
高唐而齊右之人又能善歌凡此是皆以謳相尚故然也齊之二大夫華周杞梁皆死於戎事其
二人妻哭哀城為之崩國俗化之而皆効其哭是以如此歌哭者尚能變化其俗則有諸中必見
於外如無其功者髡未曾見之也如此是故無賢者則髡必知之矣淳于髡所以又言
之此者以其不知繆公不能師公儀休而子思三子之道徒疑之以為不賢又以此明孟子名
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亦若是矣故引而論之復讓於孟子曰魯國司寇之官不得用其道從魯君祭於
宗廟當賜大夫以胙燔肉且不至孔子子遂反歸其舍未及脫祭祀之冕而適他國不知孔子
子為司寇大夫不得燔肉故為此而行也其知孔子者以謂為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微罪以其孔
子為司寇大夫之官凡有祭則大夫之黨黨從君祭既從祭之禮有不備所以有罪矣然則君子
之所為者庸衆之人固不能識而知也孟子言此者又有以讓諸髡也意謂吾之去齊是亦君子
之道也豈淳于髡所識也○注淳于髡至然也正義曰案史記列傳云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長
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酒不治委政於卿
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之左右莫敢諫諍淳于髡曰國中有大鳥云云文恐煩更不具述
○注髡曰魯繆公至賢為正義曰正使食儀休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漢書曰公儀
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儀休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漢書曰公儀
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於舍而茹葵羹而拔其葵曰吾以食祿又奪國夫織女利乎
是公儀休執政之事也○注孟子云百里奚去國至賢也正義曰云百里奚所去國亡問魯而歸者即
孔伋已說於前矣○注孟子云百里奚去國至賢也正義曰云百里奚所去國亡問魯而歸者即
經所謂知虞之將亡而先去之相秦而霸其君是也云何但得削者如揚云或人問魯而歸者即
雄曰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亦是意也○注丘豹衛之善謳至知之○
正義曰王豹衛之善謳者注案衛詩以淇水在衛地說文云淇水出河內其北山東入河又晉世

家云晉西有河西與秦接壤北邊翟東至河內是也竹竿碩人皆衛國之詩也云高唐齊西邑案
齊莊公元年晉伐齊至高唐杜氏曰高唐在祝阿縣西北是也云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
齊大夫案魯襄公二十三年齊莊公旋自晉不入遂襲莒杞梁華旋載甲夜入宿于莒郊明日先
遇莒子於蒲侯氏杜注云近莒之邑也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
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杞
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微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
齊侯弔諸室杜注云杞梁杞殖也華周即華旋也或云齊莊公襲莒逐而死其妻孟姜向城而哭
城為之崩○注孔子為魯賢臣從魯君而祭於宗廟燔肉不至者○正義曰案孔子世家云魯定
九年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三年季氏將
墮費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門人問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
也於是誅大夫亂政者少正卯齊人歸女樂定公有怠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
且郊如致燔于大夫則吾猶可止於是致燔燔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于此魯國之南地也王
肅曰燔祭肉也孔
子因適衛矣

孟子注疏卷十二上校勘記

何者為重 各本同孔 本無者字
豈重一車羽邪 閔監毛三本孔本同韓 翅辭也若言何其不重也 按翅辭也者翅者是語詞即 不啻也奚翅不啻猶史漢之言駭頭或析翅字訓但誤矣注云 章指言臨事量宜權其輕重 若言何其重也正謂色食之重者後人添不字遂不可解矣
以禮為先食色為後若有偏 足利本 殊從其大者屋廬子未達故譬樓紗也 周人迹於戶 遞當作迎閭監 毛三本不誤

當如之何 閔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力不能勝一匹雛 音義匹丁作正云注云正雛小雛也匹不訓小而話訓及諸書正訓 則謂之 耦訓小無文今案方言少小也音節蓋與正字相似後人傳寫誤耳

十三經注疏 孟子十二上校勘記 六

無力人閩監毛三本同孔本謂作爲力下有百鈞三千斤也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千作

字案廖則謂之有力之人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孝悌而已矣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

者俗字淫虐之行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爲桀似桀而已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不必留館學也閩監毛三本同孔本章指言天下韓本考文古大道入竝由之病於不爲

不患不能是以曹交請學孟子辭焉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利本韓本足夫堯舜二帝之

道而已閩監毛三本而已則行堯所行堯所行之迹閩監毛三本剛口誦詭儒之言閩監毛三

案鈞上當有百字帝王世說云案說當

高父之爲詩也閩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不達詩人之意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不可磯按段玉裁曰注中訓磯激也但於雙聲求之磯與杙槩字古音同謂摩也故毛詩音而

曾不閱已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而慕其親不殆閩監毛三本

古本足利本慕上有思字孝之至矣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爲不得矣岳本廖本孔本

韓本與岳本同始作息是也章指言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

怨未足以孔本韓本考文爲愆也孟子又問孫丑以襄爲后閩本

問欲何之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得從其志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不敢詳問其指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

先生之志則大矣毛本生誤王下三軍士樂之而悅利考文古本無則其國從而亡矣閩監毛

子創業慎其所以爲名也

居守其國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致幣帛之禮足利本受之而不報閩監毛三本同岳本

亦致禮以交於孟子閩監毛三本岳本廖本孔孟子亦不荅之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考文

聞義服故悅也閩本同監本服上刺增而字毛本孔本韓本考文故禮荅而不見之也閩監毛

見或否各考文古本以其宜也

有道德之名閩監毛三本同孔本不用而歸湯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如何者五閩監毛三本

見貢於桀足利本貢作責下復不用而歸湯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如何者五閩監毛三本

趨於屢仁而已補案屢當作履髡爲其速去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十三經注疏

孟子十二上

交劫記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孔子之孫伋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子之孫三字

衛詩竹竿之篇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日字

北流活活

監本下活誤滿

齊右善歌

毛本歌誤謬。按右一本作后見文選注藝文

類聚要非 爲之而無功者

考文古本則髡必識之矣

則髡必識之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矣作知之

爲司寇爲賢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

膊炙者爲燔

毛本膊誤燔

未及稅冕而行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韓本考文古本稅

不欲爲誠欲急去也

衆人固不識君子之所爲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考文

古本足利本識

章指言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庸人不識課以功實淳于

雖辯終亦屈服正者勝也

孟子曰至其趨也者

閩監毛三本也上增一字毛本趨作趨

下惠之仁

閩本同監毛二本上

增柳 蓋謂之去齊

閩監毛三本則大夫之黨黨從君祭

齊侯歸杞梁之妻

補監毛本下黨字作當是也

本祀上刺增

宿于此魯國之南地也

閩本同監毛本此改屯

孟子注疏卷十二上按勘記

奉新趙儀吉校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二下

告子章句下

趙氏注

孫奭疏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五霸者大國秉直道以率諸侯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是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是也

今之

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謂當孟子之時諸侯及大夫也諸侯臣摠謂之大夫罪人之事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

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

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

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摠諸侯

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巡狩述職皆以助人民慶賞也養老尊賢能者在位賞之以地益其地也培克

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

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

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

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

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齊桓公五霸之盛者也與諸侯會于葵丘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歃血言畏桓公不敢負之不得專誅不孝樹立也已立世

十三經注疏

孟子十二下 告子下

子不得擅易也不得立愛妾為嫡妻也尊賢養才所以彰明有德之人敬老愛小恤矜孤寡客羈旅勿忘忽也仕為大臣不得世官賢臣乃得世祿也官事無攝無曠庶僚也取士必得賢也立賢無方也無專殺大夫不得以私怒行戮也無敢違王法而以己意設防禁也無過止殺繼不通鄰國也無以私恩擅有封賞而不告盟主也言歸于好無構怨也桓公施此五命而今諸侯皆犯之故曰罪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

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君有惡命臣長大而宜之其罪在不能拒逆君命故曰小也逢

今諸侯之大夫皆逢疏孟子至罪人也○正義曰此章言王道浸衰轉為罪人孟子傷之是以

君之惡故曰罪人也疏博思古法以匡時者也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至五霸之罪

人也者又至今之諸侯謂孟子時之諸侯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五霸者乃為夏商湯周之

罪人也今之諸侯謂孟子時之諸侯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五霸者乃為夏商湯周之

罪人也今之諸侯謂孟子時之諸侯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五霸者乃為夏商湯周之

罪人也今之諸侯謂孟子時之諸侯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五霸者乃為夏商湯周之

罪人也今之諸侯謂孟子時之諸侯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五霸者乃為夏商湯周之

罪人也今之諸侯謂孟子時之諸侯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五霸者乃為夏商湯周之

罪人也今之諸侯謂孟子時之諸侯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五霸者乃為夏商湯周之

罪人也今之諸侯謂孟子時之諸侯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五霸者乃為夏商湯周之

罪人也今之諸侯謂孟子時之諸侯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五霸者乃為夏商湯周之

罪人也今之諸侯謂孟子時之諸侯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五霸者乃為夏商湯周之

罪人也今之諸侯謂孟子時之諸侯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五霸者乃為夏商湯周之

罪人也今之諸侯謂孟子時之諸侯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五霸者乃為夏商湯周之

罪人也今之諸侯謂孟子時之諸侯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五霸者乃為夏商湯周之

罪人也今之諸侯謂孟子時之諸侯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五霸者乃為夏商湯周之

罪人也今之諸侯謂孟子時之諸侯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五霸者乃為夏商湯周之

罪人也今之諸侯謂孟子時之諸侯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五霸者乃為夏商湯周之

罪人也今之諸侯謂孟子時之諸侯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五霸者乃為夏商湯周之

罪人也今之諸侯謂孟子時之諸侯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五霸者乃為夏商湯周之

罪人也今之諸侯謂孟子時之諸侯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五霸者乃為夏商湯周之

罪人也今之諸侯謂孟子時之諸侯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五霸者乃為夏商湯周之

罪人也今之諸侯謂孟子時之諸侯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五霸者乃為夏商湯周之

罪人也今之諸侯謂孟子時之諸侯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五霸者乃為夏商湯周之

罪人也今之諸侯謂孟子時之諸侯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五霸者乃為夏商湯周之

罪人也今之諸侯謂孟子時之諸侯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五霸者乃為夏商湯周之

罪人也今之諸侯謂孟子時之諸侯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五霸者乃為夏商湯周之

罪人也今之諸侯謂孟子時之諸侯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五霸者乃為夏商湯周之

罪人也今之諸侯謂孟子時之諸侯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五霸者乃為夏商湯周之

罪人也今之諸侯謂孟子時之諸侯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五霸者乃為夏商湯周之

罪人也今之諸侯謂孟子時之諸侯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五霸者乃為夏商湯周之

罪人也今之諸侯謂孟子時之諸侯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五霸者乃為夏商湯周之

罪人也今之諸侯謂孟子時之諸侯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五霸者乃為夏商湯周之

罪人也今之諸侯謂孟子時之諸侯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五霸者乃為夏商湯周之

罪人也今之諸侯謂孟子時之諸侯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五霸者乃為夏商湯周之

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僉所以譏謂之矣云取士必得立之無方者如桓公取管仲於賊國湯立賢無方是矣若晉奚齊之於里克陳靈公於夏徵舒是取士不得矣云不得以私怒行戮者如文公六年左傳云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而知其無援於晉乃使續鞠居殺處父成公八年晉殺其大夫趙括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十六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側是也凡此之類春秋書之四十有七是專殺大夫也云無敢違王法而以己意私設防禁者然而此意亦通義矣奈何據其下文曰遇釋則無曲防是為無曲防障其水以專利者也故先王制映遂溝洫所以為此矣是齊桓會諸侯于陽穀公羊以為障谷會諸侯于葵丘穀穀以為無壅泉凡此可見矣云無止釋如秦饒晉閉之釋是也云無以私恩擅有封賞如成公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是也凡此五命案左傳文則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而不及五命案公穀梁述葵丘會云無遏釋無易立子無以妾為妻無使婦人與國事無壅泉而不及誅不孝尊賢育材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無有封而不告案公羊述桓公陽穀之會則云無障谷無貯泉無易立子無以妾為妻而不及無使婦人與國事其詳略與此不同蓋所以相終始而已又案春秋凡書諸侯會有四十九而齊桓十有八焉內臣會凡二十有六而齊居四焉書外相會凡十有三而齊居六焉案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元年會榘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也魯欲使慎

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善用兵者不教民以仁義而用之戰鬪是使民有殃禍也堯舜之世皆行仁義故好戰殃民者不能自容也就使慎子能慎子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

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

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侯制如是諸侯當來朝聘故言守宗

廟典籍謂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周公大公德尚不能滿百里儉而不足也後世兼侵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有王者作若文王武王王者子以為魯在所損之乎在所益之乎言其必見損也但取彼與此為無傷善仁者尚不肯為況戰鬪殺人以求廣土地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言君子事君之法率引其君以當正道也禮賤其用兵義勝為上戰勝為下明戰戰也魯欲使慎子為將軍慎子名滑釐善用兵者也魯國遂欲使慎子為將軍戰鬪孟子曰不教民以仁義之道而用之戰鬪是謂殃禍以殘害民也故好戰而殃禍殘害其民者不容於堯舜二帝之前也以其堯舜之世民皆仁義但如四凶者則誅戮之是不容殃民者也今欲使慎子為將軍雖為魯一戰而遂取南陽之地然且猶不可況有不勝者乎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之罪也慎子見孟子此言乃勃然變顏而不悅而憤之曰此言則滑釐所不知也故自稱名為滑釐是以因知滑釐為慎子名也曰吾明告子至於仁而已孟子乃與之曰我分明告子以其不可之意也且天子之地方潤千里不潤千里則其中無可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潤百里不潤百里則其中無以守宗廟之典籍典籍常籍法度之文也謂先王之典籍也周公之封於魯也其地為方潤百里者也非其地不足而儉用於百里然亦不敢縱欲以敗王制也太公之封於齊亦然今魯國方百里之地有五以其方五百里者也子今且以為有王者與作則此魯國之地在所損之中乎在所益之中乎言必在所損也是則徒務戰鬪取彼以與此也是則仁者且不肯為而戰鬪殺人以求廣土地乎注慎子善用兵至南陽也正義曰案史記慎到趙人也學黃老道德之術著十二篇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六篇墨子云公輸子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滑釐等三百人已持魯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也雖殺臣不能絕也於是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是慎子即慎到矣荀卿非十二子篇注云慎子與宋鉏孟子同時是也墨子之云則又知是為善用兵者矣云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者案尚書禹貢岳陽孔安國云山南曰陽岱山即太山在齊國之南者也周公封於魯太公封於齊案周禮上公之地五百里齊魯是為上公之封則百里實封之五百里兼附庸之地也今魯方百里非兼附庸也安詩自廣而已禮記曰周公封於曲阜百里史記云周封伯禽於魯四百里太公於齊兼五侯地是皆臆說不足取信也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

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辟土地侵小國也充府庫重賦斂也今之所謂良臣

於古之法為民賊者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夏桀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連諸侯以戰君求必勝之也

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說與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

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今之道非善道今之世俗漸惡久矣若不變更雖得
也。正義曰此章言善為國者必藏於民賊民以往其餘何觀變俗移風非樂不化以亂齊民不

地充實府庫以其皆倍克之人也今之所謂忠臣良臣者皆古之先王治世所謂為殘賊民者也

孟子於此又言君既不趨向慕於道其心之所之又不志於仁是為惡也而為臣者又倍克聚斂

而求富之是如富於夏桀之君也又且曰我能為君期與敵國戰關必能勝如此是今之所謂良

臣即古之所謂民賊者也君既不向慕道不志於仁而為臣者又求為之強戰關於敵國是輔桀

也若猶用今之不善之道又不能變更今之世俗如此者雖與之以天下亦且不白圭曰吾欲

能自安一朝之間以居其位也是以孟子於魯欲使慎子為將軍所以深闢之也

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周人也節以貨殖省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

人陶則可乎貉夷貉之人在荒服者也貉之說二十而取一萬家之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白圭曰一人陶則瓦器國使一人陶瓦器則可乎以此喻白圭之所言而已矣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不足以供萬室之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

無諸侯幣帛饗養無百官有司故二十而取一而足也貉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

禮如此之用故可二黍早熟故獨生之無中國之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為

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

大桀小桀也今之居中國當行禮義而欲效夷貉無人倫之敘無君子之道豈可哉陶器者

少尚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之道乎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以行禮故以此為

道今欲輕之二十而稅一者夷貉為大貉子為小貉也疏白圭至小桀也。正義曰此章言先

尊奇土簡情二十而稅夷狄有君不足為貴圭欲法之孟子斥之以王制者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

為正郊內郊外相通其率為十稅一也杜預直云十取其一則又異於鄭惟謂一夫百畝以十畝歸公趙注不解夏五十殷七十而助助七畝好惡取於此鄭注考工記云周人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丹名圭字也當諸侯之時有小水孟子曰子

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水逆行

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子之所言過矣禹除中國

其善水故後世賴之今子除水近注之鄰國獨於洚日圭至過矣。正義曰此章言君子

水之名仁人惡為之自以為愈於禹是子亦過甚矣除害普為人也白圭壑鄰亦以狹矣

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丹圭名也趙注所以知其為圭字也

孟子與之曰子此言有過謬矣夫大禹之治水因水道而疏通歸於海也此故禹以四海為溝

壑以受其水害故當時民皆得平土而居之今吾子以鄰國為壑以受害而又有逆其水道且

逆水者所以謂之洚水謂洚水則洪大之水也是為仁人之所惡之也今子如是乃云有愈於

大禹是吾子之過謬矣白圭云所以言此者是又不知大禹不自滿假不自伐之謂也於禹治

水之功是又自圭未得禹萬分之一也宜其孟子辭而闕之以為過謬者矣抑亦不思天下有

溺者由已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亮信也易曰君子履信思順若為此章曰

重信之至者也孟子言君子之道如不以信為主則君之道惡乎執言執君子之道特在乎信

也亮信也然言亮而不言信者蓋亮之為義其體在信其用在明君子之道惟明為能明善在

信為能誠身不明乎善不能論誠其身矣是則君子不亮又惡乎執歟以其誠也魯欲使樂正

子為政樂正子克也魯君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喜其人道德得行公孫

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丑問樂正子有

不能有此也然則奚為喜而不寐何為喜而不寐曰其為人也好善孟子言

之為人也能好好善足乎丑問以但好善何為喜而不寐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

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詭訛子

既已知之矣詭訛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孟子曰好善樂聞善言是採用

是也何況於魯不能治于人誠好善四海之內皆輕行千里以善來告之誠不好善則其人將

曰詭訛賤他人之言詭訛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詭訛之人發聲音見顏色人皆知其不

欲受善言也道術之士聞之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

止於千里之外而不來也意之人至矣與邪惡居欲使國治豈可得乎魯欲

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懷善之士止於千里之外不肯就之則邪惡順至得

乎。正義曰此章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樂再聞讒言答之以拜詭訛距之善人亦逝善去惡來

道若合符者也魯欲使樂正子執政故言於弟子曰我聞魯欲使樂正子為政遂善而不寐以

其樂正子將得行其道也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子曰否公孫丑見孟子此言以為善而不寐

乃問孟子曰樂正子有強力勝乎曰否孟子曰無以力勝也公孫丑問有智慮能善謀乎曰否

孟子又答之曰無用智慮謀也公孫丑又問曰有多聞見識乎曰否孟子又答曰無多聞見識

也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曰其為人也好善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至可得乎孟子與之曰能好善言

乎又問言樂正子但好善言足以治國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至可得乎孟子與之曰能好善言

足優為於天下也而況魯國乎夫人苟好善則四海之內有善言之士皆得不遠千里而來告

之也苟不能好善則四海之內人將曰彼人之詭訛自足其智不好善言我既已知之如此則

詭訛之人發聲音顏色以距止人於千里之外是則善言之士既止於千里之外而不來告

之則讒惡諂佞面從之人至矣然而與讒惡諂佞面諛之人居國欲使之治尚可得乎言不可

得而治也莊子云好言人之惡以為讒希意導言以為詔不擇是非而言以為諛。注樂正子

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

死而已矣所去就謂下事也禮者接之以禮也貌者顏色和順有樂賢之容禮衰不敬也貌衰不悅也其下者困而不能與之祿則當去矜其困而問之苟免死而已此三就三去之道窮餓而去不疑也故不言去死而留

陳子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士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為上禮貌次之困而免死斯為下矣

為死故也權時之宜嫌其疑也故載之也

滿此三利無疑者也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陳臻問孟子古之君子何如則可進為之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孟子答之曰古之君子為仕所去就有三也下文孟子解之者是也自迎之

致敬至死而已矣是解所去就有三矣言國君迎接之致其敬以有禮言將行用其言也則就而仕之是所謂行可之仕也如禮貌接之以禮又有樂賢之容未衰而言弗得行也則當退而去之

以其為道而仕道不行則去矣其次國君雖未行用其言然而接之致敬以有禮則就而仕之是所謂際可之仕也及其國君接之不以禮又無樂賢之容是其禮貌衰也是則退而去之以其為禮而仕禮既衰則去矣其下朝且無以食夕昏又無以食以至飢餓困乏不能出其門戶國君聞之乃曰吾大為之君者不能使之得行其道又不能聽從其言而使飢餓於我之土地吾羞恥之也如此國君有以周賜之亦可以受之而不辭也無他免其餓死而已矣以其為貧而仕

是公養之仕也是以昔之孔子去就如是此孟子答陳臻之問所以執此而詳悉告之 孟子

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

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

不能舜耕歷山三十餘庸傳說築傅巖武丁舉以為相膠鬲殷之賢臣遭紂之亂隱遁為商文王於鬻販魚鹽之中得其人舉之以為臣也士微官也管仲自魯囚執於士官桓公舉以為相國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為令尹百里奚亡虞適秦隱於都市穆公舉之於市而以為相也言天將降下大事以任聖賢必先勤勞其身餓其體而瘠其膚使其身乏資絕糧所行不從拂戾而亂之者所以動驚其心堅忍其性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

使不違仁困而知勤增益其素所以不能行之者性也

後作徵於邑發於聲而後喻人常以有謬思過行不得福然後乃更其所為以不能為怪之發於聲而後喻若甯戚商歌桓公異之是而已矣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

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入謂國內也無法度大臣之家輔弼之士出謂國外也無敵國可難無外患可憂則凡庸之君驕慢荒怠國常以此亡也故知

困窮天聖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意凡人佚樂以喪知能賢愚之教者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至死於安樂也者孟子言舜初起發自歷山畎畝之中而堯禪其位傳說築於傅岩之間而高宗舉之為相膠鬲鬻販於魚鹽之中而商文王舉為賢臣管仲為士官之因而桓公舉為相國孫叔敖隱遁於海濱而楚莊王舉為令尹百里奚亡虞歸秦而隱於都市秦繆公任之以為相故天欲降其大任其皮膚又使其身空乏無資財所行不遂而拂戾其所為又所以驚動

其心堅忍其性曾益其素所不能而已又言人常以過謬然後更改而遷善困瘁於心而無所通則其操心也危橫塞其慮而思慮無所達而後乃能與作其大憔悴枯槁之容而驗於邑而後有吟咏嘆息之氣而發於聲則人見其色聞其聲而後輸曉其所為矣又言國君者入於國內無大夫循守其職而為之法家又無輔弼諫諍之士出於國外則無強敵之大國為危難之

警如是者其國未為不喪亡矣故曰國常亡如是則然後困而知人以憂患謀慮而生以安樂怠慢而死也故曰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注舜耕歷山至不能行。正義曰自舜耕歷山

至繆公舉之以為相也是皆案史記之文也。注若屈原憔悴與甯戚商歌桓公異之。正義曰案史記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事懷王為三閭大夫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

害其能因讒之王怒而疏平復逐放之平乃遊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時有漁父釣於江濱怪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乎何故至此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

而我獨醒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混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啜其醪而飲其濁原曰吾聞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誰能以身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魚腹中耳遂作長沙之賦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後百餘年賈誼為長沙王大

傳遇湘投書以吊之甯戚角歌者案三齊記云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

山祭白石欄生不遺堯與舜短布單衣適至許從昏飯牛

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桓公乃召與語說之遂以為大夫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

十二經注疏

孟子十二下校勘記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教人之道多術予我也屑絮也我不絮其人之行故不教誨之其人感此退自修學而為仁義

孟子注疏卷十二下校勘記

商湯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周文王是也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

則有讓石經讓不朝而至三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則討之以六師閩監毛三本同廖本

無則乃為之罪人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五霸桓公為盛石經桓無易樹子石經樹敬老慈幼石經敬不敢負之閩監毛三本同廖本

也不得立愛妻為嫡妻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取士必得賢也立賢無方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

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不得以私怒行戮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而以已意設防禁也閩監毛三

臣以諂媚逢迎之閩監毛三本同廖本章指言王道衰衰轉為罪人孟子傷之是以博思古法

匡時君也五霸至者也閩監毛三本上增士無世祿補監毛本無

天子諸侯制制如是上制字誤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在所損之乎在所益之乎閩監毛三本

韓本考文古本上乎作中邪二字下乎作中也

以當正道者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章指言招攜懷遠貴以德禮既孔本韓本作及其用

兵廟勝為上戰勝為下明賤戰也慎子至而已閩本同監毛二本

今之事君者皆曰閩監毛三本孔本同考侵小國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今之所謂良臣

韓本考文古本下者有字於古之法為民賊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賊傷民也閩監毛

求必勝之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章指言善為國者必孔本韓本考文藏於民賊民以

往其餘何觀變俗移風非樂不化以亂濟民不知其善也孟子止居也閩本同監毛

省賦利民閩監毛三本同廖本

以此喻白圭之所言而已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

無諸侯幣帛饗養發當作殮毛故二十而取一而足也諸本無故可二十而取一閩監毛三本

二十而稅一者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則是夏桀為大桀而子為之小桀也閩監毛三本同

無是字而字之字考文引而子為章指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裔土考

古本簡情二十而稅夷狄有君韓本刪此四字孔不足為貴此四字韓圭欲去之孟子斥之以

王制也 正案班固志貨殖傳云正下脫義日二字井田方百里是為八九家共之閩本同

本百作一八九家作九夫八家是

當諸侯之時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因自謂過乎禹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是子亦過甚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章指言君子除害普為人也白圭壑鄰亦以狹矣

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

君子不亮惡乎執音義本亦捨信將安所執之邪閩監毛三本同岳本無所字廖本孔本韓本

章指言論語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重信之至者孔本韓本考文也 則君之道君下

字閩監毛三

丑問以但好善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

舜是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懷善之士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章指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概禹聞讜言荅之而拜訕

訕吐之善人亦逝善去惡來道若合符詩曰雨雪瀼瀼見晁津消此之謂也 注禹聞讜言

荅之而拜至此之謂也閩監毛三本而作以正義曰禹聞善言則拜尚書讜言說於前矣詩曰

雨雪瀼瀼見晁日消者此蓋角弓之詩文也注云晁日也瀼瀼雨雪之盛貌閩監毛三本無詩

字

謂何禮可以仕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迎之致敬以有禮石經敬謹章指言仕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為上禮貌次之困而免死斯為

下矣考文古備考文古此三科亦無疑也

三十徵庸監本徵誤微。按此三十文王於鬻販魚鹽之中音義鬻字所以不能行之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八恒過石經恒諱徵於色石經徵橫塞其慮於胷中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若甯戚商

歌考文古本商是而已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輔弼之士閩監毛三本同孔本安樂怠慢使人亡其知能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章指言聖賢困窮天堅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慮凡人佚樂以喪知能賢愚之敘也 何

不啜其漕而備其滴補監毛本漕作

是亦教誨之一道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章指言學而見賤恥之大者激而厲之能

者以改教誨之方或折或引同歸殊塗成之而已 成之則者也毛本則下

而清嘉善平天書
甲寅撰藏中

孟子注疏卷十二下按勘記

奉新趙儀吉按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二上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五章

孫奭疏

趙氏注

盡心者人之有心為精氣王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人法天天之執持綱維以正也故以盡心為篇題

疏

正義曰前篇首論告子之言性此篇章首以論盡心蓋以情性有主於心故次之以盡心也言盡己之心與天道通是道之極者故孟子七篇所以終於盡心也此篇凡四十五章趙氏分成上下卷此卷即有四十五章而已一章言盡心竭性二章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三章言每必以誠恕已而行四章言人有仁端達之為道五章言遠辱不為憂六章言不慕大人何能有

恥七章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八章言內定常滿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九章言小人待化十章言人情宿盛莫不矜矜十一言言勞人欲以使之殺人欲以生之十二言言王政浩浩與天地同道窮者德小民人遠觀十三言言明法審令崇寬務化十四言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十五章言聖人潛隱十六章言孤寡自危故能顯達十七言言容悅凡言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己十八章言言有養賢才樂過萬乘十九言言臨澁天下君子之樂尚不與焉二十章言王政普大二老聞歸二十一章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二十二章言能大明者無不照二十三章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跖二十四章言揚墨放蕩子莫執中二十五章言能大假道二十九章言放惡攝政伊周有為凡人言為仁由己必在究之二十八章言仁在性體其次假道二十九章言放惡攝政伊周有為凡人志異則生篡心三十章言君子正己以立於世三十一章言人當尚志善之所由仁與義也三十二章言言有輕重行有小大三十三章言奉法承天政不可枉大孝榮父遺棄天下三十四章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三十五章言與服器用人用不殊尊貴居之志氣以舒三十六章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三十七章言聖人踐形三十八章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盡富貴忘厭思滅其日三十九章言教人之術莫善五者四十章言道大難追人能弘道四十一章言窮達卷舒屈伸異變四十二章言言尚虛己四十三章言賞僭及淫刑濫及士季文三思四十四章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思四十五章言振衰持頌正羅惟綱其餘三十九章趙氏分在下卷各有敘焉○注盡心者至篇題○正義曰云人之有心為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人法天天者蓋以性之得於天心之生於性天莫之為而所以命人者性也性則湛然自得所以為主者心也則人之心為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由人法天也云天之執持維綱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者二十八舍案一首天文

十三經注疏

孟子十三上

盡心上

志云東方角亢氏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昂畢犛參南方井鬼柳星張翼
軫凡此四七之星分布四方是二十八舍也然所以正之者蓋在乎北辰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
眾星拱之包注云北辰之不移而眾星拱之爾雅釋文云北極謂之北辰郭璞曰北極天之中心以
正四時然則極中也辰時也以其居天之中故曰北極以正四時故曰北辰又按漢書天文志云
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太乙之常居也旁三星三公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北斗七星
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方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
皆係於斗是
眾星所拱也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性有仁義禮智之端心以制之惟心為正人能盡極其心以思行善則可

謂知其性矣知其性則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能存其心養其性可謂仁人天道好生仁人亦好生天道無親惟仁是與

行與天合故曰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貳二也仁人之行一度而已雖見前人或殀或壽終無二心改易其

道若若顏淵壽若邵公皆歸之命脩壽禍福乘心不違立命之道惟是為珍者也孟子曰盡

正其身以待天命此所以立命之本也壽禍福乘心不違立命之道惟是為珍者也孟子曰盡

其心者至所以立命也者孟子言人能盡極其心以思之者是能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道矣

知存其心養其性此所以能承事天者也以其天之賦性而性者人所以得於天也然而心

者又生於性性則湛然自得而心者又得以主之也蓋仁義禮智根於心是性本固有而為天所

賦也盡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則是知仁義禮智之性知吾性固有此者則知天實賦之者也

如存此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以長育仁義禮智之性是以事天者也是性即天也故存心

養性是為事天矣又言人之於命雖有或殀或壽但操執其心而不仁也既天壽不二而修其身

以待其在天者如何耳如是所以為能立命之本也以其殀壽皆定於未形有分之初亦此其

二也不可徵求之矣但脩其在我以待之是為立命也如於殀壽而二其心以廢其所立命也

我者則非所以立命者也商書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莫無也人之終無非命也命

云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其意也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莫無也人之終無非命也命

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

命惟順受命為受其正也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

也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於巖墻之下恐壓覆也盡脩身之道以壽終者得正命也

也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於巖墻之下恐壓覆也盡脩身之道以壽終者得正命也

也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於巖墻之下恐壓覆也盡脩身之道以壽終者得正命也

也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於巖墻之下恐壓覆也盡脩身之道以壽終者得正命也

也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於巖墻之下恐壓覆也盡脩身之道以壽終者得正命也

也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於巖墻之下恐壓覆也盡脩身之道以壽終者得正命也

也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於巖墻之下恐壓覆也盡脩身之道以壽終者得正命也

也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於巖墻之下恐壓覆也盡脩身之道以壽終者得正命也

也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於巖墻之下恐壓覆也盡脩身之道以壽終者得正命也

也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於巖墻之下恐壓覆也盡脩身之道以壽終者得正命也

也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於巖墻之下恐壓覆也盡脩身之道以壽終者得正命也

也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於巖墻之下恐壓覆也盡脩身之道以壽終者得正命也

也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於巖墻之下恐壓覆也盡脩身之道以壽終者得正命也

也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於巖墻之下恐壓覆也盡脩身之道以壽終者得正命也

也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於巖墻之下恐壓覆也盡脩身之道以壽終者得正命也

也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於巖墻之下恐壓覆也盡脩身之道以壽終者得正命也

也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於巖墻之下恐壓覆也盡脩身之道以壽終者得正命也

也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於巖墻之下恐壓覆也盡脩身之道以壽終者得正命也

也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於巖墻之下恐壓覆也盡脩身之道以壽終者得正命也

疏 孟子曰至非正命也。正義曰此章言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巖墻之疑君子遠之也孟子曰
莫非命至非正命也者孟子言人之死無非是命也然當順受其正盡道以生死也書云惠
迪吉是其順受其正之旨也是故知命之君子不立身於巖墻危險之下以其能壓覆人也是以
盡其脩身之道而死亡者乃為受正命而死也陷於刑獄為桎梏而死者非受正命而死也以其
不能盡脩身之道而順受其過而死也桎梏械也桎梏械也今刑獄手足者也案孔子云人有
三死而非命飲食不節勞逸過度是病其殺之者也居下位而上誣其君嗜慾無厭是刑其殺之
也而死者。注莫無也至正也。正義曰云命有三行善得善曰受命者如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
沛然若決江河而莫之禦而終得升于帝而崩是也。行善得善曰受命者如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
曰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包曰伯
牛有惡疾是也行惡得惡曰隨命如舜之四凶之類是也。注畏壓溺死所不弔。正義曰禮於
檀弓云死而不弔者三畏壓溺鄭氏云謂輕身忘孝也畏人或時以非罪故已不能言以說之死
之者孔子畏於匡是也歷行止危險之下是也溺不乘橋船是也荀子曰夏首之南有人曰涓蜀
梁其為人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為立魅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
而死是亦畏死者也。秦武王時大蛇從身出復入穴五女示之五子拔蛇壓殺五女是壓
死者也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未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是溺死者也。孟子之言其趨則一也。孟子
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謂脩仁行義事在於我
求有益於得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謂賢者脩其天爵
於得也。求之有道也脩天爵者或得或否故曰得之有命也爵祿須知。孟子至者也。正義曰此章
已知己者在外非身所專是以云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者也
孟子言仁義禮智性之所有如就性而求之則得之舍而不求則亡是則仁義禮智求之有益於
得者也是求之在我者也以其仁義禮智有生之初性固有者是為在我者也是為天爵也求之
有道則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也既脩其天爵而人爵或有不得者是或得或否是得之有命
也是則人爵求之無益於得也是求之在外者也以其人爵非身所專故為在外者也如論語云
求仁而得仁是求則得之謂也易云舍爾靈龜凶是舍則失之謂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
回是求之有道者也荀子云君子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得之有命者也孟子所以言之
此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物事也我身也普謂人為成人
已往皆備知天下萬物常有所

行矣誠者實也反自思其身所施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當自強勉以忠恕之道 求仁之術此最為近也 疏 孟子

至莫近焉。正義曰此章言每必以誠恕已而行樂在其中仁之至者也孟子言人之生也萬物皆備足於我矣但能反已思之以誠不為物之喪已是有得於內矣有得於內則為樂亦莫大焉

以其外物為樂則所樂在物不在於我故為樂也小以內為樂則所樂在己不在於物其為樂也大又言勉強以忠恕之道而行之以求仁之術為最近故傳有云仁者必恕而後行是之謂也斯亦

力行近乎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 仁之意歟

也 人皆有仁義之心日自行之無所愛而不能著明其道以施於犬事仁妻愛子亦以習矣而 不能察知可推以為善由用也終身用之以為自然不究其道可成君子此眾庶之人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人有仁端達之為道凡人用之不知其為實也孟子言仁義之道人皆有之 然而行之而不著則其迹不能彰明習此仁義之道而不察則其理不能推明終身用而行之 而不知其是為道凡如此者非君子者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 人不可以無所羞恥無恥

之恥無恥矣 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為改行從 疏 正義曰此章言恥身無分獨無所恥斯 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也 必遠辱不為憂矣孟子言人之不可無

其羞恥也人能無恥而尚有羞恥是為遷善遠罪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累之矣案禮云君子有 五恥朝不坐燕不飲君子恥之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又失 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如此則人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

巧者無所用恥焉 恥者為不正之道正人之所恥為也今造機變阱陷之巧以攻戰 者非古之正道也取為一切可勝敵之宜無以錯於廉恥之心 不恥

不若人何若人有 不恥不如古之聖人 疏 正義曰此章言不慕大人何能有恥者也孟子 道正宜羞恥而無為之也是為恥之於人為大者也今之人乃造機變阱陷藏兵之巧以為攻戰 者是為不正之道也是無所用而恥之也如不恥不若古之聖賢何能有古聖賢之名也 注 隱 朋顏淵。正義曰凡於趙注有所要者雖於文段不錄然於事未嘗敢棄之而不明今有以隱朋 不及黃帝佐齊桓以有動顏淵讓虞舜仲尼歎庶幾也案杜預春秋傳云隱朋齊大夫也史記注 云徐廣曰朋或作崩常愧恥不若黃帝之為人後齊桓得之輔佐桓公四十一年卒顏淵慕虞舜 案經云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孔子所以曰回也其庶乎屢空是其歎也趙

注所以引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 樂善而自卑若高 宗得傳說而稟命 古之賢士何獨不然 而為解文

樂其道而忘人之勢 何獨不然何獨不者所樂有所忘也樂 宗得傳說而稟命 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 不得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亟數也若伯夷非其君不事伊尹樂 道堯舜不致敬盡禮而數見之乎作

者七人隱各有方豈 貴動其心者亦然以其能樂己之道而忘人之貴勢也如此故有王公 可得而臣之者乎 貴動其心者亦然以其能樂己之道而忘人之貴勢也如此故有王公

大人不致其敬而盡其禮則不得數數見其賢者然而見之且猶尚以為不可而況得臣之而卑 下者乎。注高宗得傳說而稟命。正義曰案尚書說命篇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 諸傅岩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曰臣下罔有稟命孔安國傳云名說稟受也令命也。注經許 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正義曰案高士傳云許由潁川人也隱箕山堯聞之躬聘為九州長由不 赴遂洗耳於河巢父見之曰吾欲飲牛汚吾牛口於是牽牛上流飲之由大慙而隱是也。注孟 數也至作者七人。正義曰云伯夷伊尹者此蓋本孟子之正文也已說之詳矣云作者七人者 案論語之文也七人包注云凡七人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蓑儀封人楚狂接輿是也王弼云七

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 柳下惠少連是此七人者也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 人不知亦囂囂 宋姓也句踐名也好以道德遊欲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 句踐問何執 行其道者囂囂自得無欲之貌也 故士窮不失義達

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尊貴也孟子曰能貴德而履之樂 故士窮不失義達 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窮不失義不為不義 而苟得故得己之本 性也達不離道思利民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 之道故民不失其望也

身達則兼善天下 古之人得志君國則德澤加於民人不得志謂賢者不遭遇也見立也獨 治其身以立於世間不失其操也是故獨善其身達謂得行其道故能兼 善天下 孟子至天下。正義曰此章言內定常滿囂囂無憂可出可處故云以士儔身立世兼 下也 不失道達善天下乃用其實句踐好遊未得其要孟子言之然後乃喻者也孟子謂宋

十二經注疏 孟子十三上 盡心上 三

三

句踐曰至囂囂宋句踐宋人姓名句踐孟子謂句踐曰子好逸遊乎我今語以教子之遊也言人之知已亦但囂囂然自得人不知已亦但囂囂然而自得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句踐問之曰當何如此可以囂囂然自得矣曰尊德樂義至達則兼善天下孟子又與之曰尊貴其德所樂以義以此則可以囂囂自得矣蓋德有所得於內義有所不為於外既所貴在德而盡性於內所樂而不為苟得達而外是以樂天知命故人不知斯囂囂然自得矣如此故士窮而在下則不失義而常思利民故民不失其所望是以古之人得志遭遇其時則布恩澤而加於民不得志則脩治其身以立於世間是其窮則獨善身達則得行其道而兼善天下也言古之人以是者如顏子之徒窮而不得志則不改其樂而獨善其身伊尹之徒得志而澤加於民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凡民無自知者也故由文王之乃能自興起以趨善道若夫豪傑之

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小人待化乃不邪僻君子特立不為俗移故稱豪傑自興者也孟子言必

自興起以從善而正立其身也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

人遠矣附益也韓魏晉六卿之富者也言人既自有家復益以韓魏百乘之家其

人情富盛莫不驕矜有若欲然謂不如人非但免過卓絕乎凡也孟子言人自有富復附益以韓

魏晉六卿百乘之家富而貴之如其自視已於仁義之道欲然不足則超絕有過乎衆人遠矣

正義曰已說於梁惠首篇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謂教民趨農役有常時不使

失業當其趨農役後獲其利則

之類也故曰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謂殺大辟之罪者以坐殺人故也殺此罪

者如使民趨於農耕是以佚道使民是農耕時雖為勞然後有所獲稼則又有以佚樂矣

故殺之而意有在於欲生其民也是則罪人被殺雖死又不怨恨殺者也故曰以生道殺民雖死

不怨殺者注若孟其乘屋之類正義曰已於滕文公說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

之矣注大辟之罪正義曰孔云大辟之罪死刑也前已說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

王者之民驩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霸者

恤民恩澤暴見易知故民驩虞樂之也王者道大法天浩浩而德難見也殺之不怨故曰殺之而

不怨庸功也利之使趨時而農六畜繁息無凍餓之老而民不知獨是王者之功修其庠序之教

又使日遷善亦不能覺知誰為之者言化遷善為之大道者也**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

小補之哉與天地同流也天地化而物成其功豈曰使人知其小補益之者哉疏孟子至之

曰此章言王政皞皞與天地同流流者德小民人速觀是以賢者志其大者也孟子曰至小補之

哉者孟子言霸者行善政以及民以其恩澤暴見故民驩虞而樂也王者道大故若天浩浩而難

知難見者也故民驩然自得而已矣是以王者之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故曰利而不

知為王者之功以其佚道使之存焉故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今夫天地之化者始乎春而

感而遂天下之故者未嘗不有存焉故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今夫天地之化者始乎春而

終乎冬而萬物皆得以移易者也天地之神者始乎震而終乎艮而陰陽不可測之者是也然則

王者之於民所過者以化所存者以神宜其與天地上下同流而無間也則是天地之化以神而

存之豈曰使萬物知其有小補益哉王者之化亦存以神又豈曰使民知其有小補益之哉如此

故王者之民所以驩然如也蓋虞之為樂必待虞度無患然後為驩則其樂淺驩然如也以其

使民舒適太平自得而已故於驩虞又有以間矣此孟子所以抑區區之為而尊崇其王者也

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人人深也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仁聲樂聲雅頌也善政不

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使民不違上善教使民向仁義心易得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

財善教得民心畏之不違意故賦役舉而財聚於一家也孟子至民心正義曰此章

務化民愛君德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者也孟子曰至善教得民心孟子言仁言為政教法度

之言不若仁聲樂聲雅頌感人心之深也善政使民不違上又不若善教得民之易也以其善政

出於法度之粗有刑威以行之故民有以畏之善教本人之德性有仁思以懷之故民有以愛之

亦以善政有九職繫萬民有九兩以繫萬民九職任萬民故一曰三農以平地山澤生黍稷禾稻

麻大小豆小麥之九穀二曰園圃以育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

百工飭化入材入材鄭司農云珠象玉石金木革羽是也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日嬪婦化治絲

十三經注疏卷之五十三上 盡心上

泉鄭玄云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嬪婦人之美稱也入曰臣妾聚斂疏財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鄭玄云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九兩繫萬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王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穀以富得民凡此善政為民財而已善教因民心以教之故能得民心矣此所以為仁言不如此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然而善政非不能得民但得民財而已又孟子曰不若善教得民之心矣。蓋移風易俗莫大乎樂此禮之文然也孟子所以同其趨焉。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是猶是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親親知孩笑可提抱者也少知愛親長知敬兄此所謂良能良知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有之欲為善者無他達通也但通此親親敬長之心施之天下人也。孟子至天下也。正義曰此章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達也者孟子言人之所以不學而性自能是謂良能者也所以不待思慮而自然知者是謂良知也孩提之童子無不知愛其父母及其長大無不知敬順其兄是則厚愛其親敬順其兄是仁義也仁義即良知良能者也言人之為善者無更於他求也但通達此親親敬長之良能良知施之於天下耳注釋稱者正義曰釋云襁褓負也負兒衣也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二尺以負兒於背上者也是亦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舜耕歷山之時居木石間鹿豕近人若與人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舜雖外與野人同其居處聞人一善言則從之見止其所。孟子至禦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潛隱若神龍亦能飛天亦能潛藏同舜之謂也欲行也。孟子言虞舜初起於歷山耕時居於木石之間以其近木石故也與鹿豕遊以其鹿與豕近於人也然而舜於此其所以有異於深山之野人不遠但能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其從之若決江河之水沛然其勢莫之能禦止之也。注聖人潛隱若神龍者。正義曰此蓋周易乾卦之文也趙注。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無使人為引之以解其經。

為者無使人欲己之所不欲者。每以身先之如此則人道足也。其不欲為不善也人能無為不義又不欲其所不善則人道於是足矣故曰如此也。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疾疾有疾疾之人疾疾之人又力學故能成德。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此即人之疾疾也。自以孤微懼於危殆。孟子至故達。正義曰此章言孤孽自危故以戒諸侯也。孟子言人之所以有德慧術知者常在於疾疾之人也。疾疾人之有小疾常需在身不去者是為疾疾也。如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是若疾疾也。此孟子所以執此喻以自解也。言孤臣不得於其君者也。孽子不得於其親者也。不得於其親者故能秉心常危慮患常深以勉力於為道德故能顯達也。操心常危慮患常深是人之疾疾常需在身而不去也。是孟子所以為疾疾之人有德慧術知也。然而非謂德慧術知必繫乎有疾疾者但常存乎疾疾之人而已。蓋有得於己謂之德述而行之謂之術。然德又以慧連術又以智連之者。以其德以慧明術以智釋耳。是則所謂智慮生於憂患豈非德慧術智存於疾疾之意有同歟。此孟子所以有是言之而戒當時之人者也。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苟容以悅君者。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忠臣志在安社稷。而後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天民知道者也。可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大人大丈夫不為利害動移者也。正己物正象天不言而萬物化成也。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身凡四科優劣之差者也。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也。孟子言有人事其君以求君之意者。是為苟容以悅君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後行之者也。言天民為之先覺者志在於行道然而既達而在位可以行其道於天下然後乃行之也。以其若窮而在下未可行其道則亦止而不行矣。是其靈達一歸於天而已。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言有大丈夫不為利害之所易動是則自正治其己而物後自取正於我也。凡此是劣差等也。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十三經注疏。孟子十三上。盡心上。

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天下不得與此三樂之中兄弟無故無愧他故不愧天又不忤人心正無邪也育養也教養英才成之以道皆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孟子曰存焉正義曰此章言保親之養兄弟無他誠不愧天有養英才焉

君子重言人能以無嫌隙之事也此乃一樂也存誠於己而仰無以有羞愧於天俯無以有慚忤於人此

不與存焉至存焉者孟子言君子有三樂而為王天下者不得與於其間父母皆在兄弟無有他

又重言之然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以其有天下之樂不若此三樂矣故重言之而美

此三樂也是以舜得天下而無足解憂揚子云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是亦與此同意也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

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廣土眾民大國諸侯也存乃所謂性於仁義者也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大行性也分定故不變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

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四者根生於心色見於面晬然潤澤之貌也盎視其背

口不言人自曉喻而知也孟子曰至而喻。正義曰此章言臨海天下君國子民君子之樂尚不與存仁

義內外充身體履方四體不言端辟用張心邪意溺進退無容於是之際知其

所不同也孟子曰廣土眾民至不言而喻孟子言廣土地之大眾民人之多以為大國之諸侯君

子者心欲好之然其所樂不在此也中天下之中而立以安四海之民是為之王君子者雖樂於

此然而稟天性不在此焉蓋君子欲廣土眾民以其足以行道於一國故也然其所樂又在於定

四海之民而未樂於此一國而已雖樂在於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得以行道於天下奈何所

性不在此焉是所性者特在仁義禮智耳故言於下文是也則君子所稟天之性雖大而行道

於天下且不能加益其性雖窮居在下且不能損減其性以其所生之初受之於天有其分定故

也故君子所性是仁義禮智四者根生於心顯而形諸德容其生於色則晬然潤澤見於面又有

輝光乎其前盎盎然見於背又有充實乎其後而旁溢流通乎左右上下四體則一動靜一行止

孟子注疏卷十三上拔勘記

凡四十五章 閩監毛三本同音義宋本五作七案章指當為四十七章作四十五章者僞疏

為精氣王 宋本王作生孔本韓本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天之執持綱維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而眾星拱之 閩監毛

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拱苟存其心 宋本苟故以盡心為篇題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

作共音義出共之云亦作拱言容悅凡言 補監毛本下言案一首天文志云 補監毛本一首

故曰所以事天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孔

此所以立命之本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章指言盡心竭性足以承天歿壽禍福秉心不

違立命之道惟是為珍 但操存其心而不仁也 案仁為

為受其正也已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

得正命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故曰非正命也已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章指

畏壓溺死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故曰非正命也已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章指

言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巖牆之疑君子遠之 注畏壓溺死所不弔 閩監毛三本

章指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故孔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十三經注疏 五十三上史助已

常有所行矣

宋本廖本閩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尼利本同監毛二本常誤當

強恕而行

廖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強作彊注同

當自強勉

岳本及各本同此最為近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本

無所愛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於其所愛

可推以為善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端達之為道凡夫用之不知其為寶

考文古本誤實也

論語曰

各本同考文古本作論曰○按趙注多作論

章指言恥身無分獨無所恥斯必遠辱不為憂矣

無復

有恥辱累之矣

之字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

今造機變阱陷之巧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併作穿

取為一切可勝敵之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作也

之心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不恥不如古之聖人何有如賢人之名也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注意謂取法乎上乃得乎中也閩監毛三本聖人賢人並作聖賢

指言不慕大人何能有恥是以隰朋愧不及黃帝佐桓公

孔本韓本考文引以有勳顏淵慕虞古本桓公作齊桓

正宜羞恥而無為之也監毛三本如此

舜孔子

孔本韓本考文引仲尼歎庶幾之云下有而字

後齊桓得之輔佐輔字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

何獨不者所樂有所忘也

補監毛本者作有是也

伊尹樂道堯舜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伊尹樂堯舜

見且由不得誼

宋九經本宋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由作猶

伊尹樂道堯舜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伊尹樂堯舜

道豈可得而臣之者乎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乎二字

章指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之義也樂道忘勢不以富貴動心之分也各崇所尚則義不虧矣

有王公大人

王字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

章指言內定常滿器器無憂可出可處故云以自得無欲之貌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遊修身立世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乃用其實句踐好遊未得其要孟子言之然後乃喻

孟

子至天下閩監二本同毛本天上兼善二字故云以士此章指文也士當作遊與憂韻窮則獨善身閩監毛三本

無自知者也

閩監毛三本尼利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自作異

故由文王之大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故須文王之大化閩監毛三本故作由文王

化若夫豪傑之才知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以善守其身正其行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二字

章指言小人待化乃不辟邪

孔本韓本二字倒

君子特立不為俗移故稱豪傑自興也

章指言人情

韓本富盛莫不驕矜若能欲然謂不如人非但免過卓絕乎凡也

當其雖勞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其作時是也

以坐殺人故也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坐誤生

章指言勞人欲以佚之殺人欲以生之則民無怨

殺之不怨故曰殺之而不怨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下之作人廖本考文古本下之

又使日

遷善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又字言化遷善為之大道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言化大也

豈曰使人知其小補益之者哉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豈曰使成人知其小補益也章指言王政浩浩孔本韓本

作韓本與天地同道霸者德小民人速覩是以賢者志其大者也而遂天下之故者閩監毛三本遂

下有通字是

章指言明法審令民趨君命崇寬務化民愛君德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有九職繫萬

民補監毛本繫作任

無不知愛其親者按者字古本皆同注疏本亦不誤今書塾朱子集注本者作也不可不正

施之天下人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考文古本也作而已二字孔本韓本與廖本同施作推章指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達之天

下恕乎已也人之所不學而至達之天下也者閩監毛三本而下有能字

居木石間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間上有之字相去豈遠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哉字

聞人一善言各本同孔本無若江河之流各本同孔本上有辟字案此采音義也音義出辟若云下辟若同下辟若當指章指辟若神龍言故知此

亦能小同舜之謂也字浦校同其所欲行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章指言聖人潛隱辟若神龍亦能飛天

每以身先之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先作况章指言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尼之道也

以其在於有疾疾之人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以其二字章指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膏梁難

正多用沈溺是故在上不驕以戒諸侯也膏梁自正補案自字當從章指作難

以悅君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者也作而已

而後為悅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也章指言容悅凡臣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

正身凡此四科優劣之差

君子重言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君作孟章指言保親之養兄弟無他誠不愧天育養英才賢

人能之樂過萬乘孟子重焉一章再云也此章言保親之養此字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吾人能之

吾字墨丁閩本同監本如此毛本作賢以其無嫌隙之事也嫌隙二字墨丁閩本同監毛二本如此而仰無以有羞愧於天俯無

以有慚忤於人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己之有德又得天下英才大賢德又二字墨丁閩本同監毛二本如此

欲行禮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欲作樂乃所謂性於仁義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謂性仁義也廖本無於

行之於天下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作政

人自曉喻而知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自作以知下有之字廖本亦有之字足利本無章指言臨莅孔本韓本

下君國子民君子之樂尚不與存仁義內充身體履方四支不言蟠辟用張心邪意溺進退無

容於是之際知其不同也仁義內外充監毛本同案章指無外字君子之學

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又曰君子至德默然而喻同意耳著以下十行本有脫頁閩本亦闕監本毛本如此

而清嘉善平天書
用六經樓藏本

孟子注疏卷十三上校勘記

奉新趙儀吉校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三下

盡心章句上

趙氏注

孫奭疏

孟子注疏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

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已

於上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天下有能若文王者五畝之宅樹牆下

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

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五雞二彘八口之家畜之足以爲畜產之本也所謂

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

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所謂

餒者教導之使可以養老者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孟子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王政普大教其常業各養其

者也孟子曰伯夷辟紂至此之謂也已說於上篇矣此以大同小異更不復說焉孟子曰易其

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易治也疇一井也庶民治其田

疇薄其稅斂不踰什一則民富矣食取其賦以時用之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

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

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水火能生人有不受者至饒足故也菽粟饒疏孟子至者乎。正義曰此章言教民之道

十三經注疏

孟子十三下 盡心上

一

富而節用蓄積有餘焉有不仁故曰倉廩實知禮節也孟子曰易其田疇至不可勝用也孟子言如使在下者易治其田疇而不難耕作則地無遺其利又在上者又薄其賦斂而無橫賦則民皆可令其賦足也又食之以時而其用不屈用之以禮而其欲不窮則財用有餘而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至焉有不仁者乎孟子又言人民非得其水火則不能生活然而昏暮之時有敲人之門戶而求之水火無不與之者以其水火至多矣聖人如能治其天下使民有其菽粟亦如水火之多則民人孰不以有餘而補其不足而為仁者乎故曰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此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者也注鳴一井也。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所覽者大意大觀水觀水之為物也

有術必觀其瀾瀾水中大波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容光小卻也言大明照幽微也流水之為物也

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盈滿也科塊也流水滿坎乃行以喻君子之學必至成章乃仕進者也

孟子至不達正義曰此章言弘也明者無不照包聖道者成其仁也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亦所覽者大而天下亦莫大也於大山也如此故觀之於海者難為水也於其水所同歸於海者也是以海為百谷王遊聖人之門者難為言以其道之所同出又同歸於此也楊子云視日月而知眾星之蔑如仰天俯而視天下之居卑亦與此同意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者孟子之言人亦若是也言觀書亦當觀其五經而已矣五經所以載聖人之道者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者又言日月之有明凡於幾隙但有容其光者則必照之亦若道之在天下無往而不在也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至不成章不達者又言流水為物所流遇於坎不盈滿其坎則不流進而行也如君子之學志在於道也不成章則不達而進任以其君子於道至於成章則充實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為美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分也此別之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跖明求之常若不足君子小人各一趨也孟子此別之也疏子曰至問也者孟子言人之雞鳴而起孳孳勤篤於為善者乃為舜之徒也如

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跖盜跖也也

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墨子墨翟也兼愛他人摩其頂也利天下為之也子莫執中子莫魯之賢人也其性中和專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執中和近聖人之道然不權聖人之重權也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所以惡執一者為其不知權以一知而廢百道也

孟子曰此章楊墨放蕩子莫執一聖人量時不取此術孔子行止唯義所在者也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至為之孟子謂楊朱所取以己雖拔己之一毛以利天下且不為也墨翟兼愛他人雖摩其頂而至於踵而利天下且以為己之子莫執一子莫魯賢人言子莫執中和之性而不專一者也以無為己兼愛之過而已故曰執中為近之言子莫執中為近聖人之道者也如執中而不知權變但若執一介之人不知時變者也然而所以惡疾其執一者是為其有以賊害其道也若知舉一道而廢其百道也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舉一而廢其百也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饑餓害其本所以知味之性令人強甘之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善為利欲所害亦猶飢渴得之人能無以

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人能守正不為邪利所害雖謂富貴之事不及逮人猶為君子不為善人所憂患也

孟子至憂矣。正義曰此章言飢不妄食忍情節欲賤不失道不為苛求能無心害夫將何憂者也孟子曰飢者甘食至不為憂矣孟子言人之飢餓則易為食故以甘之渴者易為飲故以甘之人心亦皆有以害之也以其利慾害之故也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之害則所養不及於人亦不足為可憂矣蓋無以飢渴為心害則孟子以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大也柳下惠執弘大之志不取汚君

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疏正義曰此章言柳下惠不以三公之榮位而移易已之大志也以其

所守之介在道而巳是所以不羞小官者焉今夫三公者乃百僚之師師也人臣之位極者也衣則服袞圭則執桓圭而世之所謂富貴崇顯者無以過也 孟子曰有為

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及泉喻有為者能於中道而盡棄前

行者 正義曰此章言為仁由己必在究之九仞而無益成功者也孟子曰今之有為之道

也 仁義之道而不及之則止而不為是亦棄其仁義之道者也孔子曰為山未

成一簣止吾止也與此同意。注。九仞八尺也。正義曰案釋云七尺曰仞。孟子曰堯舜性之

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性之性好仁自然也身之體之行仁 久假而不歸惡知

其非有也 五霸而能久假仁義譬如假物 孟子至非有也。正義曰此章言仁在性體而

身也五霸強而行仁則力假之而已然而久假而行之而不歸止安知其 公孫丑曰伊尹曰

非真有也楊子曰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亦同其旨 公孫丑曰伊尹曰

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

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 丑怪伊尹賢者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

志則篡也 人臣秉忠志若伊尹欲寧殷國則可放惡而不即立君宿留 公孫至篡也。正

忘家意在出身志在寧君放惡攝政伊周有焉凡人志異則生篡心也公孫丑問孟子謂伊尹有

言我不適于順己者故放太甲于桐宮而民大悅及太甲悔改其過而歸賢則伊尹又迎而反

之以復君位商民大悅且放太甲之為人臣也其君有不賢者則固可以放之與孟子對曰如賢者

有伊尹愛君之志則可以放君如無伊尹秉忠志以愛君則放君而生篡奪君位之心者也以爲

不可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 詩魏國伐檀之篇也無功

子有不耕 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

而食何也 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

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弟孝悌而樂忠信不素餐之功誰大於是何為不可以食祿

公孫丑至於是。正義曰此章言君子正己以立於世世美其道君臣是貴所過者化又何素餐

之謂也公孫丑問孟子曰魏國伐檀之詩有云不素餐兮言無功而食謂之素餐然則君子有不

自耕而食祿者是如之何孟子對之曰君子居處此國其君任用之則安富尊榮言安國保其尊

榮子弟從之則能孝悌忠信是則不素餐兮誰有大於此者言何為而不可食祿。注魏國伐檀

之篇。正義曰此詩蓋刺在位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齊王子名墊也問士 孟子曰尚

志 尚貴也士當貴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

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孟子言志

義而已矣不殺無罪不取非有者為仁義欲知其 王子至備矣。正義曰此章言人當尚志

所當居者仁為士所由者義為貴大人之事備矣 於善也善之所由仁與義也欲使人當尚志

過差者也王子墊問曰士何事者王子墊齊王之子名墊也問孟子曰為士者當以何事為尚也

孟子曰尚志孟子答之曰為士者當以志為尚也曰何謂尚志王子又問孟子曰何謂尚志曰

仁義而已矣至大人之事備矣孟子又答之曰尚志則以仁義而已矣言能以仁義為尚則為尚

志也如殺一人之無罪是為非仁也非己之所有而取之是為非義也如此非仁非義者亦以

所居有惡疾在於仁所行有惡疾在於義是也如仁以為君義以為 子孟子曰仲子不義與

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 仲子陳仲子處於陵者人以爲

受之孟子以為仲子之義若上章所道簞食豆 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

羹無禮則不受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也 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

信其大者奚可哉 人當以禮義為正陳仲子避兄離母不知仁義 孟子曰至矣可哉正

重行有大小以大包小可也以小信大未之聞者也孟子言陳仲子以不義雖與之齊國之大而

且不受國人皆信之以為廉是為舍簞食豆羹之小義也人之所尚當以莫大為尚焉者是其知

問卑陶為士官主執罪人替
賤惡暴而殺人則卑陶何如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陶執之耳
然則舜不禁與
為天子使
夫辭也孟子曰夫舜惡得禁之夫天
下乃受之於堯當為天理民王法不
不禁止之邪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曲豈得
然則舜如之何
應問舜為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
而處終身所然樂而忘天下
舜必負父而遠逃終身所然忽忘天下之為至貴也
陶應至天下正義曰此章言奉法承天政不可枉大孝榮父遺棄天下虞舜之道趨將若此孟子
之言揆聖意者也桃應問曰舜為天子卑陶為士警賤殺人則卑陶之士當如何也孟子曰執之而已矣孟子答之
命卑陶為士官以執罪人舜父瞽瞍殺人則卑陶之士當如何也孟子曰執之而已矣孟子答之
但當執而不禁也然則舜不禁與桃應問曰如是則舜為天子使有司執其父而不禁之耶曰夫
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孟子又答之曰夫舜豈得而禁之哉夫以其法有所受之而已
然則舜如之何桃應問曰如是舜不敢禁止卑陶無執其父則舜將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至志
天下孟子又答之曰舜視天下如捐棄敝屣而不惜也必將竊負戴其父而逃循海濱而
處以逃之且終身所然樂而忘去天下是以舜得天下不足解憂惟順父母可以解憂也 孟子

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
之子與
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孟子之范見王子之儀聲氣高涼不與人同還至齊謂諸弟
使充盛也大哉居子之言當慎所居人必居仁也凡人與
王子豈非盡人之子也王子居尊勢故儀聲氣如是也
疏 正義曰趙云此章言人性皆同居
王子殊於眾品者也孟子嘗自范邑見齊王之子儀體聲氣高爽不與人同乃往歸齊而於弟子
之間喟然嘆息之曰夫居足以移易人之氣所養足以移易人之體以其王子之儀體聲氣如是
者亦以所居所養之大移之使然也大哉居乎言人當慎所居以仁為廣居凡眾之
人豈非盡人之子與言齊王之子亦人之子也凡人亦人之子也下文觀宜合此章 孟子曰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
廣居者乎
言王子宮室乘服皆人之所用之耳然而王子若彼高涼者
居勢位故也況居廣居謂行仁義仁義在身不言而喻也 魯君之宋呼於
垣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也人君之聲相似者以其俱居尊勢故音氣
同也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耳
疏 正義曰此章宜與上章合而為一不當分為
之節是皆與人同所用之也然而王子若彼儀體聲氣高涼者必其居勢位使之如是與人不同
耳言王所居勢位能如此而況居天下之廣居以仁為居者乎且以魯國之君往來乃呼於垣澤
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之身也何其呼聲似我君也言大亦無他事異焉亦以皆居尊
勢故其聲之如是相似也垣澤宋城門之名守者監門之官也是言能以大人之所居者處已而
與大人相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末將
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人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若豕也愛而不敬若人
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且恭敬者如有幣帛當以
行禮而未以命將行之也恭敬貴實
疏 正義曰此章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恭敬貴實虛則不
如其無實何可虛拘致君子之心也
疏 應實者謂敬愛者也孟子言人之交接但欲食為備而
歡意弗加者非以愛相接者也是為豕交之也大馬者人所愛而畜養者也如愛誠雖至而敬心
弗加者是謂愛而弗敬以為獸畜之也然而恭敬者是幣帛之禮未行之也蓋以恭敬為先而幣
帛從之也如恭敬而無幣帛之實以將之是又君子不可以虛拘矣以其禮不可以徒
虛而行何必以恭敬修於內而為之本幣帛以將之而為之末則君子交接之道畢矣 孟子曰

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踐履居之也易曰黃中通理聖人內外文明然能以
正道履居此美形不言居而言踐尊陽抑陰之義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體德正容大人所履者
有也惟獨聖人能盡其天性然後可以踐形而履之不為形之所累矣蓋形有道之象色為道之
容人之生也性出於天命道又出於率性是以形之與色皆為天性也惟聖人能因形以求其性
體性以踐其形故體性以踐目之形而得於性之明踐耳之形而得於性之聰以至踐肝之形以
為仁踐肺之形以為義踐心之形以通於神明凡於百骸九竅五藏之形各有所踐也故能以七
尺之軀方寸之微六通四闕其運無平不在茲其所以為聖人與然而形與色皆天性何獨踐形
而不踐色何耶蓋形則一定而不易者也色則有喜怒哀樂之變以其無常者也不可以踐之矣
亦以聖人吉凶與人同何踐之以為異哉是又孟子之深意也。注形謂君子至抑陰之義也
○正義曰云洪範一曰貌者蓋以五事之一者也孔安國云貌容儀也謂婦人妖麗之容詩云顏
十三經注疏 孟子十三下 盡心上 四

如舜華者此蓋有女同車之篇文也注云舜木槿也易曰君子黃中通理者蓋坤之卦文也謂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是亦以正道履居此美形不陽而抑陰也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葭之喪猶愈於已乎齊宣王以三年喪而短之因公孫丑使自以其意問孟子既不能三年喪以葭年差愈於止而不行喪者也孟子曰是猶或終其兄之臂子謂之

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悌而已矣謂之曰且徐徐云爾是豈以徐徐之為差者乎不若教之以孝悌勿復戾其兄之臂也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

丑曰若此者何如也丑曰王之庶夫人死迫於適夫人不得行其喪親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孟子曰如是王子欲

者也加益一日則愈於止況數月乎所齊宣至者也。正義曰此章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謂不當者謂無禁自欲短之故譏之也疏富貴志厭思滅其日君子正言不可阿情丑欲葭之

故譬以終兄徐徐者也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葭之喪猶愈於已乎齊宣王欲短三年之喪公孫丑勸之以為葭年之喪猶勝於止而不為者矣葭年十二月也孟子曰至而已矣者孟子言

如此是若或有終其兄之臂者子以之姑且徐徐然終其兄之臂云爾但當教之以孝悌不復戾兄之臂也今子欲勸齊王短其三年之喪而徐徐然終其兄之臂云爾但當教之以孝悌不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何如也公孫丑曰復問孟子曰王子有母死之

者其傅相者為之請行數月之喪如此者何如也以其王子庶生之母死迫於嫡母而不敢終喪者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至弗為者也孟子曰是王子庶生之母死迫於嫡母而不敢得而為者也雖加益一日亦足勝於止而不為者矣今齊宣王欲短三年之喪以其禮所當終之

而且謂葭年之喪猶愈於已以勸之是謂夫莫之禁止而自弗為者也此孟子所以不取之也論語宰我問三年之喪葭已久矣孔子所以責之曰子之不仁也汝安之則為之乎是亦孟子於此不取公孫

丑之意也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教民之道有五品有有如時雨化之者教之漸漬也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私獨淑善艾治也君子獨善其身人法其仁此亦與教法之道無差也此

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申言之孟子貴疏孟子至教也。正義曰此章言教人之術惟誨人者也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至所以教也者孟子言君子所珍聖所不備其

也有如時雨之教者以其教人漸漬恰如時雨之澤也是其潤之以德漸之以仁善有萌芽則誘之使敦秀性有其材則養之使長茂凡此因其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是為有若時雨而教者

也有成德者以其因固有之德但教而成之也是其能仁不能反者則教之以克己復禮能勇不能怯者則教之以臨事而懼是為有成德者也有達財者以其有財之具而不能不用者則教

而達之也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偶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是為有答問之教也有私淑艾者以其獨善其身使彼法之也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不語怪力亂神凡此之類是有私淑艾

之教也故重言之曰此五都之教乃君子之所以教者也論語云有教無類同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丑以為聖人之道大高遠將若登天不能及也何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不少近人情令彼凡人可庶幾使日孳孳自勉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

弄不為拙射變其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大匠不為故為之改鑿廢繩墨必正也弄不為新學拙射者變其穀率之法也穀弩張鬻表率之正體望之極思用巧之時不可變也君子謂於射則引弓穀弩而不發以待較偶也於道則中道德之中不

以學者不能故卑下其道疏公孫丑至從之。正義曰此章言曲高和寡道大難追然而履正將以須於能者往取之也者不枉執德者不回故曰人能弘道丑欲下之非也公孫丑曰至

孳孳也者公孫丑問孟子謂聖人之道則至高至美矣學者欲慕之宜如登天之難似其不可得而跋及也何不使彼之道幾近令人可庶幾能及而使之日孳孳自勉而至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變繩墨至能者從之孟子答之曰大匠之師不為新學拙工改去其繩墨之正弄之善射

不為新學拙射更變其穀率之法穀率張弓鬻的之體極思用巧之時也君子循循善誘而引人於道不以開發者又且躍如使進而無退也是其不高不卑但於中道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殉從也天下有道得行王政道從身施功實也天下無道道不

得行以身從道守道而隱
不聞以正道從俗人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窮達卷舒屈伸異變者也孟子言天下有治道之

道之時則當以身從道而卷藏守伏也以其道藏則身伏也未聞於此無
道之時則當以身從道而卷藏守伏也以其道藏則身伏也未聞於此無
公都子曰滕更之

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滕更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也言國君之弟
孟子曰挾

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
二焉
挾接也接已之貴勢接已之有賢才接已長老接已當有功勞之恩接已與師有故舊之

故不
好凡恃此五者而以學問望師之待以異意而教之皆所不當答滕更有二焉接貴接賢
答矣 **疏** 公都至二焉正義曰此章言學尚虛已師誨貴平是以滕更持二孟子弗應者也公都

有所問而夫子不答是如之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至滕更有二焉孟子答之曰有挾已之貴勢
而問者有挾已之賢才而問者有挾已之長老而問者有挾已之功勞而問者有挾已之恩而問者有挾已之貴

友故舊之好而問者凡恃此五者而問我皆所不答也今滕更有二於此五者之中以恃已之貴
勢與恃賢才我所以不答之也挾接也此孟子於滕更所以不答者是亦不屑教之道也奈何公

都子不知以此
都子不知以此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

進銳者其退速
已棄也於義所不當棄而棄之則不可所以不可而棄之使無罪者咸恐懼
也於義當厚而反薄之何不薄也不憂見薄者亦皆自安矣不審察人而過

速矣當期而後集慎如之何
孟子曰至退速正義曰此章言賞借及淫刑盜傷善不借不濫
去之者而反棄去之是其餘之類無所不棄也不可棄者以其無罪之人也所以棄之者以其

有罪者也故棄之使人有所懼也如堯去四凶之罪是可以棄而棄之者也其於賞當所厚者反
而薄之是其餘之類亦無所不薄也所以厚賞之者以其有功故厚賞之使人有所勵也如舜舉

八元入凱是所厚而厚之也其於無所不棄無所不薄之君得銳進而為仕則其被退黜亦必急
速矣無他以其君不能鑒其賢否不能信任所以如是矣故詩之商頌所
孟子曰君子之於

物也愛之而弗仁
物謂凡物可以養人者也當愛育之
於民也仁之而弗親 類故不得與親

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先親其親戚然後仁民仁民
然後愛物用恩之次者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布德

之義首也孟子言君子於凡物也但當愛育之而弗當以仁加之也若犧牲不得殺也於民也
當仁愛之而弗當親之也以愛有差等也是則先親其親而後仁愛其民先仁愛其民然後愛育

其物耳是又見君子用恩有其倫序
也故揚子所以事得其宜之謂義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

愛也急親賢之為務
知者知所務善也
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

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物事也堯舜不徧知百工之事不徧愛眾人
不能三年之喪

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尚不能行三年之喪而復
察總麻小功之禮放飯大

飯也流歎長歎也齒決斷肉置其餘也於尊者前賜食大飯長歎不敬之大
者齒決小過耳言世之先務捨大譏小有若大歎長歎而問無齒決類也
疏 孟子至不知務

至是之謂不知務者孟子言為之智者以其多知故無所有而不知者也然而但當知要務為急
耳為之仁者以其汎愛故無所有而不愛者也然而但當急親其賢為之要務是以堯舜二帝之

智不能徧知百工之事但急於知賢之為先務也為仁不能徧愛於眾人但能急親任其賢能使
之以治民也今夫不能三年之喪為不孝之大者也而察總小功之禮是孝之小者也放飯流歎

不敬之大者也問無齒決責其不敬之小者也如不能以知賢為先務而務徧知百工之事為之
先不能以親賢為急務而務徧愛眾人為之為急是若執親之喪不能去不孝之大者而乃反察孝

之小者食於尊者之前不能去不敬之小者而乃反責問不敬之小者也如此又安知先後之務
為緩急乎蓋總麻三月之服者小功五月之服者也荀子云若挈裘領屈三

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史云綱舉而網疎提其綱則衆目張與此同意
孟子注疏卷十三下校勘記

仁人呼復歸之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
古本呼作將是也案此形近之偽

足以無飢矣
宋九經本宋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韓本
章指言王政普大教其常業各養其

十三經注疏
孟子十三下校勘記
六

老使不凍餒考文古本作餒之 二老聞之歸身自託考文古本謀記 眾鳥不羅翔鳳來集亦斯類也

歸身自己己章指作託是也

疇一井也按文選登樓賦注及唐釋元應象經音義卷一皆引賈逵說一庶民治其田疇 閩監本同宋本孔本韓本

而何有不仁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 章指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畜孔本積有餘焉作蓄

有不仁故曰倉廩實知禮節也 則地無遺其利又在在上者閩監毛三本其利 作利其無又字

坎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 以喻君子之學必至成章乃仕進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

此章言宏也明者閩監毛三本也上一字作能也 包聖道者閩監毛三本包改志案此章 而天

下亦莫大也於太山也補案上 字誤衍

故以此別之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 章指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聽明明求之常若不足

君子小人各一趣也 不肯為也閩監毛三本孔本同宋本

放踵文選注引作致於 不知時變也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宋本孔本 章指言楊墨放蕩子莫執一聖人量時不取此術孔

子行止唯義所在 章指言饑孔本韓本考文 不妄食忍情抑欲賤不失道不為苟求能無心

害夫將何憂

章指言柳下惠不恭用志大也無可無否以賤為貴也案偽疏作以 貴為賤誤也

能於中道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 而盡棄前行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章指言

為仁由己必在究考文古本 之九韌而輟無益成功論之一實義與此同

五霸而能久假仁義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 譬如假物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 章指言

仁在性體其次假借用而已考文古本 實何以易在其勉之也

人臣秉忠志若伊尹閩監毛三本同廖本 章指言憂國忘家意在出身志在寧君放惡攝政

伊周有焉凡人志異則生篡心也 公孫至篡也閩本同監毛二 本孫下有丑字

則謂之素餐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有不耕而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

身安國富閩監毛三本同宋本 章指言君子正己以立於世世美其道君臣是貴所過者化

何素餐之謂也孔本韓本考文 足利本無也字

問士當何事為事者邪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韓本考文古本邪作也

尚貴也十行本貴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如 此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

仁為士廖本孔本韓本士作 大人之事備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章指言人當尚志志

於善也善之所由仁與義也欲使王子無過差也

章指言事有輕重行有小大以大包小可也以小信大未之聞也

桃應以舜為天子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以下有為字

夫舜惡得禁之各本同宋本夫作大

草履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為至貴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考古文古本無至字 章指言奉法承

天政不可枉大孝榮父遺棄天下虞舜之道趨將如此孟子之言揆聖意也

見王子之儀岳本宋本廖本孔本考文古本同閩本此下高涼字按涼字與亮同古喟然嘆曰本

同岳本嘆居之移人氣志閩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豈非盡是人之子也閩監毛三本同宋

皆孔本韓章指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君子居仁小人處利譬猶王子殊於眾品也 譬

猶王子閩監毛三本猶作如

故君自發聲耳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耳字 章指言與服器用人用不殊尊貴居之志氣以舒

是以居仁由義盎然內優胷中正者眸子不眇也 正義曰此上監毛二本增孟 似其呼聲

似我君也閩監毛三本刪似其呼聲四字是也 言大亦無他事異焉閩本同監毛二本無大字

愛而不敬石經敬諱作欽下同 章指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恭敬貴實虛則不應實者謂敬愛也 正

義曰監本此上剗增孟子曰至虛拘六字毛本與監本同 謂君子體貌尊嚴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尊嚴作嚴尊 顏如舜華

天性也注文宋本廖本分兩段形謂至人

十行本舜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考文然能以正道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古本作舜案音義出舜字依說文則舜古字舜俗字也 然能以正道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字而言踐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 章指言體德正容大人所履有表無裏謂之袖梓

是以聖人乃堪踐形也 何踐之以為異哉閩本同監毛二本裁作或

而不行喪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是豈以徐徐之為差者乎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

亦教之孝悌而已矣石經宋本孔本韓本同 不重令欲行其蕃喪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

欲使得行數月喪岳本及各本同 章指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怠厭思減其日君子正

言不可阿情丑欲葺之故譬以紵兄徐徐也

而淡洽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淡作沾足利本也作之

有達財者音義出達財云一本作才 章指言教人之術莫善五者養育英才君子

此教之道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所珍聖所不倦其惟誨人乎

則中道德之中各本同考文古本德作體 章指言曲高和寡道大難追然而履正者不枉執德者不回故

曰人能宏道考文古本 丑欲下之非也

章指言窮達卷舒屈伸異變變流從顧守者所慎故曰金石獨止不徇人也

十三經注疏 孟子十三下校勘記

勝更勝君之弟自此文勝君之弟起至君子之於物也章注非已族類非字止十行本缺一頁
當有功勞之恩監毛同宋本孔章指言學尚虛已師誨貴平是以勝更特二孟子弗應

章指言賞僭及淫刑濫傷善不僭不濫詩人所紀是以季文三思何後之有

而不加之仁監毛韓本同宋本考文古本加之作知人岳本廖不得殺也監毛孔本韓本同

用恩之次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章指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事得其宜故謂之義

也

務愛其賢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不二三宋本廖本孔本韓本同閩親加恩惠也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

有若大飯長歛而問無齒決類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章指言振裘持領

正羅維綱君子百行先務其崇是以堯舜親賢大化以隆道為要也

孟子注疏卷十三下按勘記

奉新趙儀吉按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四上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九章

趙氏注

孫奭疏

疏正義曰此卷即趙注分上卷為之者也此卷凡三十九章一章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
民思明君若旱望雨以仁伐暴誰不欣喜五章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六章言既窮不憫貴而思
降七章言恕以行仁遠禍之端暴以殘民招咎之患八章言修理關梁議而不征九章言率人之
道躬行為首十章言務利蹈姦務德昭仁十一章言廉貪相殊名亦卓異十二章言親賢正禮明
其五教十三章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十四章言得民為君為臣重民敬祀治之所先十五章言
伯夷下惠變貪厲薄十六章言仁恩及人人能弘道十七章言孔子周流不遇則去十八章言君
子固窮窮不變道上下無交無賢援也十九章言正己信心不患眾口二十章言以明照暗暗者
以開以暗責明暗者愈迷二十一章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仁義在身當常被服舍而不修猶茅
是塞二十二章言前聖後聖所向者同三十一章言一體何得相踰二十三章言可為則從不可則止非
時逆指猶若馮婦暴虎無已必有害也二十四章言驅邪反正斯可矣來者不追追其前罪君子甚之
優劣異羞樂正好善猶下二科二十六章言驅邪反正斯可矣來者不追追其前罪君子甚之
以為過二十七章言養民輕斂君子道也二十八章言實此三者以為國珍二十九章言小知自
私藏怨之府大雅先人福之所聚三十章言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拒三十一章
言善恕仁義充其大美無受爾汝何施不可三十二章言道之善以心為原三十三章言君子之
行動合中禮湯武之隆不是過三十四章言富貴而驕自遺咎也茅茨采椽聖堯表也以賤說貴
懼有蕩心三十五章言清淨寡欲行之高者畜聚積實穢行之下廉者招福濁者速禍三十六章
言會參至孝思親與心羊棗之感終身不嘗三十七章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為上狂狷不
合似是而非色厲而內荏鄉原之惡聖人所甚戒三十八章言三皇已來人倫攸敘聖人不出名
世承間雖有斯限蓋有遇不遇焉是以仲尼止於獲麟孟子終於無有乎爾凡此三十九章合前
四十五章是盡心
篇有八十四章矣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
及其所愛梁魏都也以用也仁者用恩於所愛之臣民王政不偏普施德教所不親愛者并蒙
其恩澤也用不仁之政加於所不親愛則有灾傷所親愛之臣民亦并被其害惠王

好戰殺人故孟 公孫丑問曰何謂也 丑問及所愛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

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

愛及其所愛也 孟子言惠王貪利鄰國之土地而戰其民死亡於野骨肉糜爛而不收兵大

從也所愛從其所不愛而往趨死亡故 疏 孟子曰至愛也 正義曰此章言發政施仁一國被

日及其所愛也東敗於齊長子死焉 疏 思好戰輕民災及所親著此魏王以戒人君者也孟

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至及其所愛也孟子言世稱不仁之人是梁惠王也仁者之君以其用恩

於所愛親幸者以加及於其所不親幸者是自近及遠之謂也不仁之君以其用不仁之政加於所

不親愛幸者則有災傷及其所親愛幸者也公孫丑問曰何謂也公孫丑未曉其旨乃問孟子曰

及所愛之狀是何所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至及其所愛也孟子解其旨以曉公孫丑之問也

言梁惠王貪利鄰國之土地而戰其民戰死於野糜爛其骨肉及兵大敗將欲復戰之恐懼其

不能戰勝以其士卒之少故驅率其所愛幸之親臣及親愛之子弟以從之而往趨於戰死是謂

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者之大敗也此所以見梁惠王之不仁之甚也左傳云未陣而薄之曰敗某師大崩

日敗績今梁王之敗獨謂之大敗者以其敗某師與敗績不足言故稱爲大敗抑又言梁王不以

義戰於齊長子死焉正義曰此蓋首篇說矣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

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也彼此相覺有善

秋也上伐下謂之征諸侯敵國不相征五霸之 疏 禮以文反正誅討征伐不自王命故曰無義

世諸侯相征於三王之法皆不得其正者也 禮以文反正誅討征伐不自王命故曰無義

戰者也孟子曰至敵國不相征也孟子言春秋之世凡兵之所起皆小役大弱役強或因怒與師

或棄禮貪利未嘗有禁暴救亂之義也是以春秋無義戰然而春秋雖謂無義戰其彼國之戰有

善於此國未嘗無也是以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夫征者以上伐下無有敵於我師所以正彼之罪

也如抗敵之國則相爲強弱以結禍亂非上之所以伐下固有敵於我師者其勢皆足以相抗

皆出於交惡者也故曰敵國不相征也 注孔子舉毫毛至春秋也正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

義曰此蓋言春秋無義戰之謂也如有之則孔子必書故有是之言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

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

何其血之流杵也 書尚書經有所美言或過若康誥曰冒聞于上帝甫刑曰皇帝清問下

民萬年永保皆不可得爲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武成之篇名言武王誅紂戰鬪殺人流血杵

杵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般人單食壺漿而迎其玉師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

成兩三簡策可用者耳 疏 正義曰此章言文之過實聖人不改錄其意也是故取於武成二三

其過辭則不取之也 策而已孟子言尚書之文不可盡信之也如盡信其書之文則不若

無書而已以其辭之有過適所以疑惑於人也故孟子言我於書之武成篇特取二三策而爲不

盡信之而已蓋尚書之過辭多矣所以不暇具言之故於武成但取二三策而言耳曰仁人用兵

故前徒倒戈無有敵於我師也是以至仁之人而誅伐其至不仁之人而何其武王誅紂戰鬪殺

人乃至於血流杵杵也此孟子於武成所以執此而言書之不可盡信矣 注書尚書至不取也

○正義曰康誥曰冒聞于上帝者蓋成王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此康誥也云我西土

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孔安國云我西土岐周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稱被四表上聞

于天也云甫刑曰皇帝清問於下民者蓋呂岐周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稱被四表上聞

以穆王命作夏禹贖刑之法以布告天下也皇帝清問下民者孔安國云堯帝詳問民患也云梓

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孫承保民者蓋康叔爲政之道亦如梓人治材故曰梓材言欲至

于萬年惟王子孫承保民孔注云我周家惟欲使至於萬年承奉王室又欲令子孫累世長

居國以安民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

敵焉南面而征北夷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 此入欲勸諸侯以攻戰也

而後我已說於上篇矣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

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革車

也虎賁武士爲小臣者也書云虎賁贊衣趨馬小尹三百兩三百乘也武王令般人曰無驚畏我

來安止爾也百姓歸周若崩厥角稽首拜命以首至地也欲令武王來征己之國

安用善 疏 孟子曰至焉用戰 正義曰此章言民思明君若早望雨以仁伐暴誰不欣喜是以

戰陳者 般民厥角周師歌舞焉用善戰者也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戰至焉用戰

者孟子言有人謂我善爲戰我善爲戰關以其是欲勸諸侯以攻戰者也是爲大罪之人也且

國君好行仁政以及民人凡有所征天下無敵有敵者也故南面而征則北夷怨東面而征則西

夷怨曰奚為後我說已在上篇矣武王之誅伐商紂有兵車三百乘虎賁之勇士有三千人武王
令告於商之人曰無驚畏我來止爾也故不敢抗敵之百姓皆崩摧其角若無所容頭乃稽首
拜命故征之所以言正彼之罪也百姓各欲武王來征已之國焉用為善戰者乎此孟子所以有
是而戒時君好仁以為無敵之道而已是又戒時之臣無以戰事言於時君耳○注革車至戰陳
者○正義曰革車者以皮為飾者也牧誓言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孔安國云兵車百夫
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十人舉全數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
皆百夫長也又案太誓篇云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孔安國云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
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啻若崩厥角無所容頭者也

不能使人巧
梓匠輪輿之功能以規矩與人人之巧在心拙者雖得規矩
喻若典禮人不志仁雖誦憲籍不能以善者也孟子言梓匠輪輿之工能與人規矩法度而不能
使人之巧以其人之巧在心如心拙雖得規矩法度亦不能成美器也喻當時之君而心不在仁
雖誦憲籍亦不能成美政也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
衽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衽飯乾糗也衽衣也果待也舜耕陶之時飯糗茹草若將終
身如是及為天子被畫衣繡黻絺繡也鼓琴以協音律也以
衽如固自當有之也

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問耳
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以惡加人人必加之知
其重也一問者我往彼來問一人耳與自殺其親
何異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
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問耳**
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以惡加人人必加之知
其重也一問者我往彼來問一人耳與自殺其親
何異

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將以為暴也
正義曰此章言修理關梁讓而不征如以稅斂非其程式懼將為暴故議之也孟
子言古之為關讓而不稅將以禦暴非非常之人而已今之為關乃征稅而不讓
將以為暴亂之道也按周禮司關云凡四方之賓客叩關則為之告有內外之送則以餽傳出
納之是以為關將以禦暴也孟子之時司關征取其稅適所以為暴此孟子所以有是言歟

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德雖妻子不
肯行之言無所則效使人不順其道
自不履其道德雖妻子之間且有所不行以其無所
理不能使妻子順之而況他人乎

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達於利管得之利而趨
德身欲行之雖遭邪
人積備其利物以為周于利者則所養常厚故凶荒之年且不能殺死
世不能亂其志也

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不朽之名者輕讓千乘伯夷季札之類是
也誠非好名者爭簞食豆羹變色訟之致禍
鄭公于染指龜
義之類是也

十三經注疏
孟子十四上 盡心下
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為王凡此是伯夷季札之讓千乘之
國也云鄭公于染指龜義者案魯宣公四年左傳云楚人獻龜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

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竈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龜召子公而弗與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子反謂子家子家懼而

從之夏弒靈公故經書曰鄭公弒其君夷也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不親信仁賢仁賢去之國無賢人則曰空虛也無禮義以正財用所不親信仁賢則仁賢去之仁賢去則國無賢人是為空虛之國也無禮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序混亂無政事以理財則財用之不足蓋禮義由賢者出政事由賢者出不信仁賢則禮義不興禮義不興則政事不行而國之財用於是乎不足此孟子言之亦其故之然孟子

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

不仁得國者謂象封於有庠之思而得國也雖有誅亡其世有土丹朱商均天

幽厲雖得猶失不為得者也孟子曰不仁而得國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者孟子言世有不仁之者而得其國而為臣者有之矣

注象封有庠叔鮮叔度封於管蔡與丹朱商均者正義曰云象封有庠孟子於萬章篇言之詳矣云叔鮮叔度者秦世家史記云管叔鮮蔡叔度周文王子也武王之弟也武王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鮮叔於管封叔度於蔡社預云管在滎陽京縣東北廿本

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土民而為天子

君輕於社稷社稷輕於民上十六井也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

得乎諸侯為大夫

得諸侯之心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危社稷之行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犧牲已成肥腍梁稻已成絜精祭祀社稷常以春秋之變置社稷時然而其國有旱乾水溢之災則毀社稷而更置之

此章言得民為君得君為臣論君民社稷之輕重也孟子曰至則變置社稷者孟子言民之為貴不可賤之也社稷次之於民而君比於民猶以為輕者如此也如此故得乎四邑之民以樂其政則為天子以有天

下得乎天子之心則為諸侯以有其國得乎諸侯之心以為大夫有其家如諸侯不能保安其社稷而以危之則變更立置其賢君是社稷有重於君也犧牲既成以肥腍梁盛既成以精絜祭祀

又及春秋新報之時然而其國尚有旱乾水溢之災則社稷無功以及民亦在所更立有功於民者為之也是民又有貴於社稷也此孟子所以自解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之句也云社稷者

蓋先王立五土之神祀以為社立五穀之神祀以為稷以古推之自顓帝以來用龍為社柱為稷及湯之旱以糞易其柱是亦知社稷之變置又有見於湯之時然也注君輕於社稷至於殷湯周文也正義曰此云丘十六井也者案司馬法云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是一丘為十六井而一井為九夫之地也今云十六井蓋有一萬

四千四百畝為一百四十四夫所受者也云殷湯周文者蓋引此二王皆自百里而起為天下王是得乎民心者也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

柳下惠是也

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聖人之一槩也

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

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

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頑貪懦弱鄙狹也百世言其遠也興起志意與起也非聖人之行何能感人若是喻聞尚然況於親

見而薰炙

孟子至者乎正義曰此章言伯夷柳下惠變貪厲薄千載聞之猶有感激謂之

聖人之道無窮為百世之師法者也伯夷柳下惠二人是也故千載之下聞伯夷之清風者頑貪

之夫化而為廉儉懦弱之夫化而有立毅之志聞下惠之和風者鄙薄之夫化而為敦厚寬大是

則二人清和之風奮發乎百世之上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無有不感激而志意興起而化之

也然而非聖人其能若是使百世之下莫不興起者也聞而化者尚如此況當時有親見薰炙之

者乎注頑貪至美其德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能行仁思者人也人與仁合此蓋於上篇言之詳矣

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

之道也

遲遲接淅說已見上篇言矣此不復說焉

此章蓋言孔子周流不遇

孟子曰君子之忌於陳

則去者也其說俱見上篇

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論語曰君子之道三我無能焉孔子乃尚謙不敢當國君臣皆惡上下

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殄厥問文王也

羣小怨小人聚而非議賢者也孔子論此詩孔子亦有武叔之口故曰孔子之所苦也大雅無王之善

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微蹊介然人遂用之不止則蹊成爲路爲路有間也謂蹊而不用則茅塞子之心也

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

也銜磨齧處深矣蠹欲絕之貌也文王之鐘不然以禹爲尙樂也

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馮姓婦名也勇而有力能搏虎卒後也善士者以善搏虎有勇名也故進以爲士之於野

外復見逐虎者攫迫也虎依厥而怒無敢迫近者也馮婦恥不如前見虎走而迎攘臂下車欲復搏之衆人悅其勇猛其士之黨笑其不知止也故孟子謂陳臻今欲復使我如發棠時言之於君是則我爲馮婦也

疏

齊饑至笑之正義曰此章言可爲則從不可則止言善見用得其時也非必爲知者所笑也

時逆指猶若馮婦搏虎無已必有害也齊饑陳臻曰至殆不可復者蓋齊國之人時皆被饑孟子嘗勸齊王發粟以賑之今者復饑而孟子不復發棠邑之粟以賑陳臻爲孟子之弟子乃問孟子言之國之人皆以爲夫子將復發棠邑之粟以賑救之今夫子不復發棠殆爲齊王不可復勸是如之何故以此問孟子孟子曰至其爲士者皆笑之者孟子乃以此馮婦之喻而比言於陳臻也言如將復發棠是爲馮婦者也馮婦能暴虎也言晉國有馮婦之人善能搏虎後爲之善士則之於野外見有衆人逐其虎虎倚山嶠而怒衆人皆莫敢攫而搏之者望見馮婦來乃皆趨進而迎之馮婦乃下車攘臂欲復搏之衆人皆悅其勇猛其爲士之黨者知道則笑其不知止也言今齊王恃威虐以斂民亦若虎之負嵎以難合之說述於暴人之前又若迎而搏虎也是以孟子將復爲發棠非不足以悅衆自君子觀之亦若爲士者之笑馮婦也以其不知止矣

注棠齊邑也○正義曰棠齊世家史記云棠公妻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好裴駟云賈逵曰棠公齊邑大夫也是棠之爲齊邑明矣

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五音鼻之喜芬香臭香也易曰其臭如蘭四體謂之四肢四肢解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有情從欲而求可身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爲先禮節爲制不以性欲而苛求之也故君子不謂性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得之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知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在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知庶幾聖人壘壘不倦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

疏

孟子曰至命也○正義曰此章言尊德樂道不追佚性治性勤禮不專委命君子所能小人所病究言其事以勸戒者也孟子曰至君子不謂性也者孟子言人口之於美味目之於好色耳之於五聲鼻之於芬芳四肢之於安佚無

事以勞之凡此五者皆人性所欲也然而得居於此樂者以其有命存焉君子以爲有命在所不求而不可以幸得也是所以不謂之性也仁之於父子也至君子不謂命也者孟子又言仁以思愛施之於父子義以義理施之於君臣禮以禮敬施之於賓主知以明智施之於賢者而具四端聖人兼統四體而與於天道以王天下者也凡此五者皆命祿之於命也然而有是五者皆稟乎天性也以其有性存焉君子以爲有性在所不可求而不可不勉也是

所以不謂之命也孟子言之所以分別凡人君子以勸戒時人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

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見孟子聞樂正子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樂正子爲人有善有信也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爲善信之行謂何

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

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

下也

己之可欲乃使人欲之是爲善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有之於己乃謂人有之是爲信人不德不信也充實善信使之不虛是爲美人美德之人也充實善信而宜揚之使有光輝是爲大人大人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爲聖人有聖知之明其道不可得

疏

浩生至下也正義知是爲神人人有是六等樂正子能善能信在二者之中四者之下也

下優劣異差樂正子好善應下二科是以孟子爲之善者也浩生不害問曰樂正何人也

孟子曰樂正子何等人也以其見孟子聞樂正子爲政於魯而喜故有此問之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孟子答之以爲樂正子是善人信人者也以其有善有信故也何謂善何謂信不害又問之曰何以謂之善何以謂之信也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至四之下也者孟子又答而詳爲之解之曰己之可欲使人欲之是爲善有是善於己謂人亦有之是謂之信所謂善即仁義禮智也是爲可欲之善矣充實其善使之不虛是爲美人故謂之美充實其善而宜揚之使有光輝于外是爲大人故謂之大人具此善不特充實於己而推之以化人自近以及遠自內以及外是爲聖人故謂之聖以此之善又至經以萬方使人莫知其故是爲神人故謂之神凡是六善而樂正子能善能信是在二之中而在美大聖神四者之下也但不能

充實而至神也

注孟子聞樂正子爲政於魯正義曰此蓋經文說見上

孟子注疏卷十四上校勘記

凡三十九章 閻監毛三本同音義九作七案此當作三十八章疏亦數至三十八章又云凡此三十九章錯殊甚

十三經注疏 孟子十四上校勘記

得民為君為臣閩監二本同毛本為臣上有得君二字言伯夷下惠閩本同監毛二本下上優劣異羞補監毛本羞作

差不所親愛之臣民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宋本考文古本無親字章指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

好戰輕民災及所親著此魏王以戒人君也

敵國不相征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於三王之法各本同考文皆不得其正者也閩監

不自王命故曰無義戰也

言爭或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皇帝清問下民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

天不能問於民閩監毛三本同廖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武城之篇名閩監毛三本同廖

而迎其王師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則不取之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

章指言文之有美過實聖人不改錄其意也非獨書云詩亦有言崧高極天則百斯男宋本

是故取於武城二三策而已孔本韓本無是何謂而後我閩監毛三本同宋

南面而征北夷怨宋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夷作狄石經此字漫漶案偽疏引亦作北夷作夷是也

武王之伐殷也石經殷趣馬廖本及各本同宋本額角犀厥地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

額字畢字音西義與棲遲同息也久也字從尸下丰或作犀牛字誤也段玉裁云丁說殊誤字當

云伏犀實頂即其理也額角犀厥地文選注引作擲欲令武王來征已之圖閩監毛三本同廖本

地謂人仰頭似若以角發地然也說文曰厥發石也孔本韓本考文古本

云有各字章指言民思明君若早望雨以仁伐暴誰不欣喜是以殷民厥角周師歌舞焉用善戰故

云罪也若崩厥角角閩本下角劍去空一

梓匠輪輿之功宋本廖本孔本韓本同雖得規矩之法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亦不能成

器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蓋喻人不志仁雖誦典憲不能以善閩監毛三本同廖本

無此十章指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人不志仁雖誦典憲不能以善善人修

道公輸守繩政成器美惟宋本足利度是應得其理也

章指言厄窮不憫貴而思降凡人所難虞舜獨孔本韓本考文隆聖德所以殊也舜降聖

德案降當依孟言舜初於耕歷山閩監毛三本孟下有子字

章指言怨以行仁遠禍之端暴以殘民招咎之患是以君子好生惡殺反諸身也勿令勿

讎則殺之閩監毛三本

章指言修理關梁譏而不征如以稅斂非其式程懼將為暴故載之也

雖妻子不肯行之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岳本而況他人乎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宋本

作而況他人乎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宋本論語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人者乎章指言率人之道躬行為首孔本韓本考文引論語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十三經注疏孟子十四上校勘記

七

營苟得之利各本同毛 章指言務利蹈姦務德蹈仁舍生取義其道不均也

能讓千乘之國石經謫 伯夷各本同宋 季札之類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 爭簞食豆羹閩監毛

本韓本同宋本 鄭公子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 染指閩監毛三本同宋本

此則注文本用既字改為龜非也 章指言廉貪相殊名亦卓異故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

也 故經書曰鄭公子弑其君夷案子下當 章指言親賢正禮明其五教為政之源

故則用有所不足故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 章指言親賢正禮明其五教為政之源

聖人以三者為急也 謂象封於有庠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 故不得有天下焉閩監毛三本同宋

古本足利 章指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桀紂幽厲雖得猶失不以善終不能世祀不為得也

本焉作也 世有不仁之者補監毛本 而得其國而為臣者補監毛本

諸侯能以為大夫閩監毛三本同宋本 而更置之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 章指言得民為君得君為臣民為貴也先黜諸侯後毀

社稷君為輕也重民敬祀治之所先故列其次而言之 如諸侯不能保安其社稷閩本同

本如 柳下惠之和各本同考文

作而 喻聞尚然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 況於親見而薰炙之者乎閩監二本同毛本薰作熏乎

本如 言伯夷柳下惠考文古本 變貪厲薄于載聞之猶有感激謂之聖人美其德也 下惠之為

聖人也閩本同監毛二本上增柳 章指言仁恩須人人能宏道也

說已見上篇言矣此不復說焉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注義 章指言孔子

周流不遇則之他國遠逝惟魯斯戀篤於孔本韓本考文 父母國之義也

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音義出厄於 君子之道三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 章指言君子固

窮窮不變道上下無交無賢援也 如之何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而仕者亦益多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 不殞絕賦夷之愠怒閩監二本同毛本孔

亦不殞厥問 宋九經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考文 章指言正已信心不患眾口眾口諠譁大聖所有況於凡品之所能禦故蒼貉稽曰無傷也

亦不殞厥問 古本同閩監毛三本韓本頌作頌注同 不意眾口閩本同監毛

不意眾口 二本意作患 法度昭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是躬行之道可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而欲使人昭

法度昭明 韓本考文古本明作昭 十三經注疏 孟子十四上校勘記 八

韓本考文古本明作昭

是躬行之道可也

而欲使人昭

韓本考文古本行作化

而欲使人昭

韓本考文古本行作化

而欲使人昭

韓本考文古本行作化

而欲使人昭

韓本考文古本行作化

而欲使人昭

韓本考文古本行作化

而欲使人昭

韓本考文古本行作化

明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人上有他字章指言以明昭闇闇者以開以闇責明闇者愈迷賢者可遵

譏今之非也而求流之請請作清

山之領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作嶺正若山路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正作比章指言聖人之道

學而時習仁義在身常宋本孔本韓本足利本本當常被服舍而弗修猶茅是塞明為善之不可倦也

禹之尚聲樂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尚下有聲字

鈕磨齧處深矣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磨作擘蠡欲絕之貌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蠡字足利本不登無也字

限切段玉裁云門限亦日門切丁氏云限迹切深偽疏單摘限字由不解切字也是兩馬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四字章指言前

聖後聖所尚者同三王一體何得相踰欲以追蠡未達一隅孟子言之將啟其蒙

以振貧窮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振作賑賑乃俗字耳將復若發棠時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將字

見虎走而迎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之字章指言可為則從不可則凶言善見用得其時也非

時逆指猶若馮婦暴虎無已必有害也

耳之樂五音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五音作音聲四肢懈倦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懈作解音義出解倦則思安佚不勞苦

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苦誤若凡人則有情從欲而求可身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有作觸

樂故君子不謂之性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知之於賢者也宋本岳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知作智有性焉各本同孔本考文古本馬作也乃得居而行之

閩本孔本韓本同在天而已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在作任章指言尊德樂道不任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追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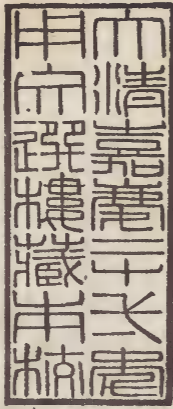
性治性勤禮不專委命君子所能小人所病究言其事以勸戒也

聞樂正子為政於魯各本同毛本閩誤問

不害為善信之行謂何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為作問

不億不信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億作意案音義出不意作億非也使之不虛各本同考文古本之下有意字章指言神聖

以下優劣異差樂正好善應下二科是以孟子為之喜也樂正何人也者閩監毛三本正下增子字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四下

盡心章句下

趙氏注

孫奭疏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翟之道兼愛無親疏之別最為違禮楊朱之道

道為己愛身雖違禮尚得不敢毀傷之義逃者去也去邪歸正故曰歸去墨歸楊去楊歸儒則當受而安之也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

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疏

孟子至招之。正義曰此章言驅邪反正斯可矣來者不追追其前罪君子甚之以為亦云

母生身不敢毀傷之義儒者之道幼學所以為己壯而行之所以為人故能兼愛無親疏之道必歸於楊朱為己逃去楊朱為己之道必歸儒者之道也然而歸之儒道則當斯受而安之矣今之

與楊墨又從而招之者孟子又言今之人有與楊墨辯爭其道者如追放逸之豕豚既還入其欄

既入其欄又從而招之也以其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

為亦太甚矣此孟子所以比之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

旅之事則橫與此三賦也布軍卒以為衣也縷鐵鎧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

甲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所養之役也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

矣 **疏** 孟子曰至父子離。正義曰此章言原力量力政之善者緣役並與以致離殍養民輕斂

之弊者矣孟子言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布所以為衣縷所以為稅斂之言而有以救時

為糧力征所以荷負所養之役然而君子為政其於此三者之賦未嘗並行也其一則緩其二

今夫三者之賦皆取民之類也如用其二則有傷財而民至於餓死用其三則有害民而至於父

子離散是豈君子之為政然歟蓋征之者義也緩之者仁也惟君子以仁是守以義是行然而充

類之至而義之盡者君子所不為也子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

此孟子不得不權時而救時之弊也

十三經注疏 孟子十四下 盡心下

殃必及身

諸侯正其封疆不侵鄰國鄰國不犯寶土地也使民以時居不離散實人民也修其德教布其惠政實政事也若寶珠玉求索和氏之璧隋氏之珠與強國爭之強國加

言諸侯之所寶者有三曰土地曰人民曰政事使鄰國無侵犯其封疆是寶其土地

也撫恤鰥寡獎獨使民以時民不離散是寶人民也修德布惠是實政事也若不以此三者為寶

而寶珠玉者殃禍必及身矣此孟子見當時之君爭城殺人橫賦重斂不以土地人民政事為寶

所以有是言而救之耳○和氏之璧隋侯之珠正義曰案韓詩云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中獻

武王武王使人相之曰非也王怒別其左足後成王即位和抱玉璞泣於楚山下成王使人琢之

果得寶名曰和氏之璧又隋侯姓祝字元暢往齊國見一蛇在沙中頭上血出隋侯以杖挑於水

中而去後回到還到蛇處乃見此蛇銜珠來隋侯前隋侯意不擇是夜夢腳踏一蛇驚起乃得雙珠

後人稱爲隋侯珠矣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

盆成括姓括名也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

達而去後仕於齊孟子聞而嗟嘆曰死

矣盆成括

知其必死

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孟子曰此章言小智自私藏怨之府勞謙終吉者也盆

義謙順之道適

足以害其身也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者盆成括皆學於孟子未達其道而去之

後仕於齊國孟子聞之乃曰死矣盆成括以其盆成括之必見死也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

何以知其將見殺者言盆成括果見殺門人乃問孟子曰夫子何以知其盆成括將見殺死曰

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者孟子答之曰盆成

括之爲人小有才慧而未聞君子之義謙順之大道是則足以知其將見殺其身

孟子之勝

館於上宮

館舍也上宮樓也孟子舍

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

是乎從者之屨也

屨屨屨也業屨之有次業而未成也置之窓牖之上容到之後求之不得

曰侍從者

所稱也

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

孟子謂館人曰子以是衆人來

曰殆非也

館人曰殆

事夫子也

知問之過也

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教人以道德也其去者亦不追呼來者亦不拒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

至我則斯受之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君子不保其異心也見館人殆非爲是來亦云不能保知誠

十三經注疏

孟子十四下 盡心下

二

利之心以為義則義於是乎盡故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大其不受人爾汝之實是不為人所輕賤故無所行而不為義者也言所為皆可以為義矣蓋惻隱有不忍者仁之端也羞惡有不為者義也但其失之詔也可以與之言而不與之言是以不言取之也是失人也是以其失之類也如此者皆為穿牆踰屋趨利之類也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言近指遠近言正心遠可以事天也守約施博約守仁義大言施德於天下也二者可謂善言善道也正心守仁皆在曾臆吐口而言之四體不與焉故曰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身正物正天下平矣人病舍其田而芸

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芸治也田以喻身舍身不治而欲自任者輕正義曰此章言道之善以心為原當求諸己而責於人君子尤之況以妄言失務者也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至所以自任者輕孟子言辭之近而指意已遠者乃為善言者也所守簡約而所施博大者乃為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是所謂言近而指遠也孟子自解其旨也以其君子於其言也皆在曾臆以其不遠於心而道存焉蓋帶者所以服之近於人心也故取而喻之曰不下帶而道存抑又見君子之言非特騰心說而已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是所謂守約而施博也孟子又自解其旨也以其君子之所守特在脩身而天下由是平矣是所謂正己而物正者也且人病在舍其己之田而耕芸他人之田也是所求於人者為重而所以自任其在己者太輕耳芸治也田所以喻人之身也言人病在舍其身而治他人之身也是云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堯舜之體性自善者也殷湯周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人動作容儀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死者有德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經行也體德之人行其節操自不回邪非以求祿位也庸言必信非必欲以正行為名也性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君子順性蹈德行其法度天言君子之行動合禮中不惑禍福脩身俟終堯舜之盛湯武之隆不是過也孟子曰止於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者孟子言堯舜之體性自然善也湯武王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人謂加善

於人而反之者也一則體性之自然一則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人無非是禮也故動容周旋中禮者是為盛德之至也至者以其盛德至矣盡矣之可以有加矣蓋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是為動容中禮也是孟子自解之旨也言哭其死而哀者非為其生者也以其動容中禮德性然也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義也是周旋中禮者也是孟子自解之旨也故然也亦回邪非欲干求爵祿而然也以其周旋中禮德性然也言語必以正非欲以正行而為名也故然也亦以周旋中禮德言如是也君子者順性蹈德行其禮法脩身以俟命而已然則堯舜禹湯為盛德之至亦不過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大人謂當時之尊貴者也孟子言是過也孟之視之巍巍富貴若此而不畏堂高數仞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仞八尺也樓題屋之則心舒意展言語得盡而已堂高數仞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雷也堂高數仞樓題數尺奢太之室使我得志不居此食前乃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極五味列於前方一丈侍妾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般大也大作樂而車千乘般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般在彼貴者子遊田也在我所行皆古聖人所制之法謂恭儉也我心何為當畏彼人乎哉在彼貴者陋以寧我神故以所不為為之寶玩者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至吾何畏彼哉者孟子言說當時之尊貴為之大人者當輕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尊貴而畏之也以其如是則心意舒展得盡其言也又言堂高數仞切入尺也至雷高數尺是為奢汰之室也如我之得志於行道不為此室也食之前有方丈之廣以極五味之饌而列之又有侍妾之妾至數百人之眾如我之得志於行道亦不為之也大作樂而飲酒驅騁田獵有後車千乘之多如我之得志於行道亦不為之也以其在彼驕貴之事者皆於我所不為之也在我所行之事又皆是古聖王之制度者也是皆恭儉而有禮也如是則於我何有畏於彼之言貴乎哉是也說大人則藐之而勿視其巍巍然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

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寡也寡少也欲利欲也雖有少欲而亡者謂遭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橫暴若單豹臥深山而遇飢虎之類也然亦寡矣其為人也寡

十三經注疏 孟子十四下 盡心下 三

高者畜聚積實穢行之下廉者招徠濁者速禍雖有不然而蓋非常道是以正路不可不由也孟子曰至雖有不存焉者寡矣者孟子言此以教時人養心之術也言人之治其心莫善於少欲也其為人也少欲則不為外物之汨喪雖有遺橫暴而亡者蓋亦百無二三也然而未必全無也以其少也是如單豹為入少欲獨隱處於深山而臥乃遭遇於飢虎而亡之是也其為人也多欲則常於外物之所汨喪雖間有不亡其德業於身者蓋亦百無二三也然而未必多有者焉以其亦少也是如樂鵲為人多貪乃為御於晉國者是也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蓋亦與此孟子同其旨也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

孟子曰膾炙美也

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

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孟子言膾炙雖美人所同嗜獨曾子父嗜羊棗耳故曾子不諱名而諱姓也曾皙至所獨也。正義曰此章言曾參至孝思親異心羊棗之感終身不肯食之曾皙曾皙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者曾皙曾子父也曾皙為人專好羊棗羊棗名也曾皙既沒而曾子常思念其親而不忍食羊棗公孫丑怪之乃問孟子以謂膾炙與羊棗此二味孰為美孟子曰膾炙美也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獨食膾炙而不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孟子曰若夫若之曰膾炙雖美人所同好者也羊棗獨曾子好之故曾子所以思念之而不忍食也譬如君父之名不諱其姓者以其姓為族之所同名為君父之所獨故諱之也。注羊棗棗名也正義曰蓋與棗一物也然而有二名是猶小而棗大棗而棗甘耳云羊棗則羊棗之為大棗甘者也其類則上章稱曰豈有非義而曾子言之者。正義曰此謂公孫丑疑曾子為非義而萬章問曰孔子乃不知膾炙所同羊棗之所獨而曾子之心言之是或一於孝道故云然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何思魯之

狂士

孔子在陳不遇賢人上下無所交蓋歎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簡大也狂者進取大

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中道中正之大道也狂者進取狷者守節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曰人行何如斯則可謂之狂也曰如琴張曾皙牧

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孟子言人行如此三人者孔子謂之狂也琴張子張也子張之為人踴躍曾參父也牧皮行與二人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何以謂此人為狂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

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嚶嚶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夷平也考察其行不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絜之士而與之是猥也

屑絜也不絜汚者則可與言矣是猥人於狂者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

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

憾恨也人過孔子之門不入則孔子恨之獨鄉原不入者無恨心耳以其鄉原賊德故也曰何如斯可謂

之鄉原矣

萬章問鄉原之惡如何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

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闒然媚於世也者是鄉

原也

孟子言鄉原之人言何以嚶嚶若有大志也其言行不顧則亦稱曰古之人古之人何

為踽踽涼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鄉原者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曰古之人何為空

自踽踽涼涼而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乎以為生斯世但當取為人所善善人則萬子曰一鄉

可矣其實但為合眾之行媚愛也故闒然大見愛於世也若是者謂之鄉原也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萬子曰即萬章也孟子錄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稱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萬子言

人皆以為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若是孔子以為賊德何為也

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孟子言鄉原之人能匿蔽其惡非之無可舉者刺之謀居其身若似忠信行其身若似廉潔爲行矣衆皆悅美之其人自以所行爲是而無仁義之實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無德而人以爲有德故曰德之賊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似真而非真者孔子之所惡也莠之莖葉似苗佞人詐飾似有義者利口辯辭似若有信鄭聲淫人之聽似若美樂紫色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經常也反歸也君子治國家歸於常經謂以仁義禮智道化之則衆民興起而家給人足矣倉廩實而知禮節安有爲邪

惡之 萬章曰至斯無邪慝矣。正義曰此章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爲上狂狷不合似也

是而非色厲內荏鄉原之惡聖人所甚反經身行民化於己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之謂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至何思魯之狂士者萬章問曰孔子在陳國有冠不遇賢人上下無有交者乃歎曰蓋歸乎來言我黨之爲士進取於大道而不得其中道者也亦以不忘其初而思故舊也

故問之孟子謂孔子在陳國何爲而思魯國之狂士者孟子曰不得中道而與之進取也

思其次也孟子答之曰孔子不得中道者而取與之必也思其狂狷者乎狂者中道而與之進取也

於大道而不知退宿於中道狷者不敢爲也守節無所爲而應進退者也孔子豈不欲中道者而與之哉不可必得中道者之故思其次於中道者爲狂狷者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又問孟子曰人行當何如則斯可謂爲狂矣曰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孟子又

答之曰如琴張曾皙牧皮三人者孔子謂爲狂者也蓋論語嘗謂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琴張

曾皙牧皮三者皆學於孔子進取於道而躡等者也其謂古之狂者也琴張曰君子不爲利疚我

曾哲風乎舞雩詠而歸是皆有志於學亦志於仕以爲進取者也牧皮經傳並無所見大抵皆學

孔子而行有同於曾哲琴張二人耳此孟子所以皆謂之狂士何以謂之狂也萬章又問何以謂

此三人爲之狂士也曰其志嚆嚆然曰古之人古之人至鄉原德之賊也者孟子又答之曰其志

嚆嚆然大言乃曰古之人古之人及考驗其所行之行而未始掩覆其言焉是言過於行爲之狂

者也孔子思與狂者又不可而必得之欲得有介之人能恥賤汚行不潔者而與之是爲狷者也

是又次於狂者也孔子有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以恨之者其唯獨於鄉原之徒也鄉原

者以其爲賊害於德者也然則孔子如以自非鄉原而過其門而不入室者是則恨之矣此亦

見孔子自非鄉原之徒者無不與之也所以思於中道而不可得則思其狂狷曰何如斯可謂

之鄉原矣萬章又問何如則謂之鄉原者矣曰何以是嚆嚆也至是鄉原也孟子又答之曰鄉

原之人其言何以是嚆嚆然若有大也以其言不顧於行行又不顧於言則亦稱之曰古之人

古之人所行之行何爲嚆嚆然若有大也以其言不顧於行行又不顧於言則亦稱之曰古之人

其心乃曰古之人何爲空自踴躍涼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是言鄉原之人外欲慕古之人而

其所善則可矣故闊然大見媚愛之於世也者是則謂之鄉原者矣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

至何哉者萬章不解孟子之意故問之曰如一鄉皆稱爲原善之人是無所往而不爲善人矣

之曰言鄉原之人能掩蔽其惡使人欲非謗之則無可而非者使人欲譏刺之則無可爲譏刺

者其志則有同乎流俗之人所行又合於汚亂之世居其身則若有忠信而實非忠信也行其

身若有廉潔而實非廉潔也衆人皆悅美之而自以爲是而無其實故不與入堯舜之正道者

也是無德而爲有德故謂之爲德之賊者也孔子有曰惡有似真而非真者惡莠之莖葉秀茂

者以其似苗恐有亂於信者也惡鄭聲之淫哇以其似美樂恐有亂於雅樂也惡利口辯辭以其

似朱恐其有亂於朱者也惡鄉原之惑衆以其似有德恐其有亂於德者也凡此六者孔子所以

惡之以其似是而非者也君子者乃歸其常經而已矣云經者則義信德是也如佞口鄉原者是

不經也唯君子則反經而已矣君子去其不經以反復乎經則其經斯適於正而不他故義以立

而不爲佞亂信以立而不爲利口亂德以立而不爲鄉原亂此庶民所以與行又不爲兩疑之惑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

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言五百歲聖人一出天道之常也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歲故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伊尹擊也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曰伊尹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為湯左相是則伊尹為右相故二人等德也

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太公望呂尚也號曰師尚父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尚有勇謀而為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為相

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至今者至今之世當孟子時也聖人之間必有

大賢名世者百有餘年適可以出未為遠而無有也鄒魯相近傳曰魯擊柝聞於鄰近之甚也言已足以識孔子之道能奉而行之既不遺值聖人若伊尹呂望之為輔佐猶可應備名世如傳說之中出於殷高宗也然而世謂之無有此乃天不欲使我行道也故重言之知天

○正義曰此章言天地剖判開元更始三皇以來人倫攸敘弘析道德莫貴聖人聖人不出名世承間雖有斯限蓋有遇不遇焉是以仲尼至獲麟而止筆孟子亦有乎爾終於篇章者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至於伊尹至於文王至於孔子而至於今止無有乎爾者

陶為堯舜之臣則親見而知堯舜聖人之道而行之者也如湯王之去堯舜之世則相去有數百歲之遠則但聞其二帝所行之道而行之者也又自商湯遠至文王周時又有五百餘歲如伊尹萊朱二者俱為湯之賢臣則親見而知湯所行之道而輔佐之者也如文王之去湯則相去有數百歲之遠則但聞其湯所行之道而輔佐之者也故自文王之世至於孔子之時又有五百餘載如太公望散宜生二者為文王之臣則親見而知文王所行之道而輔佐之者也如孔子之去文王則相去亦有數百歲之遠則但聞其文王之世而遵之者也故自孔子以來逮至於今但百有餘歲以其去孔子之世如此之未遠自鄒魯其地相去如此之甚近然而猶可應備名世如傳說之中出於高宗也然而世之以謂無有此名世而出於間者乃天不欲使我行

道也故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矣此所以欲歸於己而歷舉世代之言之也。注伊尹至干等德也正義曰史記之伊尹名摯號為阿衡也為湯之相萊朱亦湯賢臣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為湯左相者蓋魯定公元年左丘明之文也杜預云仲虺奚仲之後也。注太公望散宜生。正義曰太公望於前詳言之矣散宜生案論語云武王曰子有亂臣十人馬融云十八人而散宜生在焉散宜生名也。注至今者至而無有也。正義曰云魯擊柝聞於鄰者按魯哀公七年公伐邾之文也亦於敘言之詳矣。傳說出殷高宗者亦言於前篇矣然而仲尼作春秋必至獲麟而止者孟子亦必止於無有乎爾而終其篇者蓋亦見孟子擬仲尼而作者也故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杜氏云麟仁獸也聖王之嘉瑞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不與感嘉瑞之無應故春秋脩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孟子之書終於是言者蓋亦憫聖道不明于出歷三皇已來推以世代雖有歲限然亦有遇不遇焉故述仲尼之意而作此七篇遂以無有乎爾終於篇章之末蓋亦深歎而不怨之云爾

孟子注疏卷十四下校勘記

欄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古文古本欄作蘭足利本作闌下入欄又復從而非之閩本考古文古本非作罪章指言驅邪反正正斯可矣來者不綏追其前罪君子甚之以為過也

廝養之役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古文古本廝作斯音義出斯養云斯養同廝

則分崩不振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章指言原心量力政之善者絲役並與以致離殍養民經

斂君之道也

居不離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章指言寶此三者以為國珍寶於珍孔本韓本考文玩以

殃其身諸侯如茲永無患也

十三經注疏 孟子十四下校勘記 六

章指言小知自私藏怨之府大雅先人福之所聚勞謙終吉君子道也

若是乎從者之慶也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 扉屨也十行本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宋本

誤者 自問問之過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

夫子之設科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 亦不拒逆閩監毛三本同廖本 君子不保其

拒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宋九經本 亦不拒逆閩監毛三本同廖本 謙以益之而已閩監毛

異心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 殆非為是來閩監毛三本同廖本 雖獨竊屨非

已所絕順答小人小人自咎所謂造次必於是也

人能充無穿窬之心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 人所爾汝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 而以自行所至閩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各本同廖 是以言節之也音義云本亦作節。按韻書無節字而趙 章指言善恕

行義充大其美無受爾汝何施不可取人不知失其臧否比之穿踰善亦遠矣 孟子曰人皆不

忍閩監毛三本皆 以其失之以也閩本下以改款監 而道存焉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

自任太輕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 章指言言道之善以心為原當求諸己而責於人君子九

之況以妄言失務也 乃為善言者也閩本同監毛 乃為善道○君子之言也閩監毛三本 以其君子於其言也閩

盛德之至各本同孔本 非特騰心說而已補監毛本 章指言君子之行動合禮中不惑禍福修

身俟終堯舜之盛湯武之隆不是過也 是為盛之至也閩監毛三本 謂當時之尊貴者也

勿視其巍巍然閩監毛三本同廖本 說大人之法閩監毛三本同廖本 言語得盡而已閩監毛三本廖本

堂高數仞閩監毛三本同廖本 椳題數尺閩監毛三本同廖本 奢太之室閩監

後車千乘閩監毛三本同孔本 章指言富貴而驕自遺咎也茅茨采椽聖堯表也以賤說

貴懼有蕩心心謂彼陋以寧我神故以所不為為之寶玩也 自遺咎補案各下依

利欲也各本同廖本 利欲作欲利

十三經注疏 孟子十四下校勘記

七

字二

堂高數仞閩監毛三本同廖本 椳題數尺閩監毛三本同廖本 奢太之室閩監

後車千乘閩監毛三本同孔本 章指言富貴而驕自遺咎也茅茨采椽聖堯表也以賤說

貴懼有蕩心心謂彼陋以寧我神故以所不為為之寶玩也 自遺咎補案各下依

利欲也各本同廖本 利欲作欲利

十三經注疏 孟子十四下校勘記

七

字二

堂高數仞閩監毛三本同廖本 椳題數尺閩監毛三本同廖本 奢太之室閩監

後車千乘閩監毛三本同孔本 章指言富貴而驕自遺咎也茅茨采椽聖堯表也以賤說

貴懼有蕩心心謂彼陋以寧我神故以所不為為之寶玩也 自遺咎補案各下依

利欲也各本同廖本 利欲作欲利

十三經注疏 孟子十四下校勘記

七

字二

堂高數仞閩監毛三本同廖本 椳題數尺閩監毛三本同廖本 奢太之室閩監

若晉國樂蟹之類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不存者衆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章指言

清靜孔本韓寡欲德之王者畜聚積實穢行之下廉者招福濁者速禍雖有不然蓋非常道是

以正路不可不由也 孟子至寡矣閩監二本同毛孟子曰至雖有不存焉者寡矣監毛本

衍字

故問羊棗與膾炙孰美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

故諱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章指言情理宋本孔本韓本相扶以禮制情人所同然禮

則不禁會參至孝思親異心羊棗之感終身不嘗孟子嘉焉故上章稱曰豈有非義而會子言

之者也 獨會子好之閩監毛三譬如君父之名閩監毛三本

吾黨之小子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子在陳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思魯之狂士者也閩監

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狷者有所不為也各本狷作猥案音義出狂猥云與

能恥賤惡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以其鄉原賊德故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

萬章問鄉原之惡如何廖本孔本韓本如作云閩

言何以嚶嚶君有大志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

萬子曰按朱注本

惡鄉原恐其亂德也韓本脫秀之莖葉似苗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色似朱朱赤也閩監毛

廖本孔本韓孔子之所惡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章指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為上狂猥不

歸於常經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廖本章指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為上狂猥不

合似是而非色厲內荏鄉原之惡聖人所甚反經身行民化於己子率而足利本正孰敢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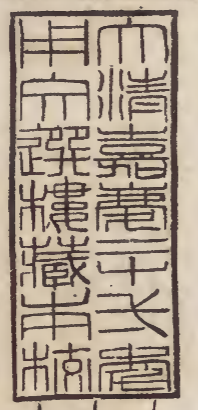
正也 如佞口鄉原者閩監毛三本

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音義陸本作然而無非實無有也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

章指言天地剖判開元建始三皇以來人倫攸敘宏析道德班垂文采莫貴乎聖人聖人不出

名世承間雖有此限蓋有遇孔本下不過焉是以仲尼至獲麟而止筆孟子以無有乎爾終其

篇章斯亦一契之趣也



孟子注疏卷十四下校勘記 孟子十四下校勘記 八 奉新趙儀吉校

重萊宋本十三經注疏後記

嘉慶二十有一年秋八月南昌學堂重萊宋本十三經注疏成卷四百十六并附錄校勘記
爲書萬五千 百 十葉距始事於二十年仲春歷時十有九月蓋官於斯土與生是邦者
合其心力而爲之者也稷竊心慰焉曩歲癸酉稷承乏江寧鹽法道適浙閩制府桐城方公
維甸予告在籍相與過從講求政事之餘究研經義時以各注疏本異同得失參差互見近
日坊間重刻汲古閣毛氏本舛誤滋多計欲重萊之而稷調任江西厥議遂寢越明年甲戌
官保阮公元來撫江右稷向讀其所著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心知其所藏宋本之善欲請
觀之而蒞政之初公事旁午踰歲初春始獲所願稷昔欲重萊而志未逮者又怦然動矣武
寧貢生盧宣旬 官保門下士於稷夙有文字契至是來謁屬董厥事以宋本召工劂劂而
一時賢士大夫樂與觀成者咸鼓舞而贊襄之於官則有今江南蕪松督糧道前九江府知
府方體今江西督糧道前廣信府知府王賡言今南昌府知府張敦仁暨南昌縣知縣陳煦
新建縣知縣鄭祖琛署鄱陽縣知縣候補知州周澍浮梁縣知縣劉丙廣豐縣知縣阿應麟
會昌縣知縣候補知州曾暉春二品蔭生儀徵阮常生於紳則有給事中黃中傑御史盧浙
編修黃中模員外黃中栻舉人余成教貢生趙儀吉袁泰開李楨或輸廉以助或分經以校
續殘補闕證是存疑而 官保於退食餘閒詳加勘定且令度其版於學中俾四方讀者皆

可就而印之誠西江之盛事而 官保嘉惠士林之至意也 官保既記其刻書始末於序
目之後稷亦喜夙願之既副爲記其重兼日月與按葉諸名氏於全書之末云
江西鹽法道分巡瑞表臨等處地方廬江胡稷謹記



